宋子大全

續二

書

共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三

書

答宋明甫 庚戌

承問慰甚且審行期已定尤喜高卑安危不勝捧腹才見吉書謂渠復爲陳乞得罪於分義之論云真是無無無對也刻役弟以病不得往董僧工亦不來恐未易就悶慮悶慮吾輩書姓恭兒若言不可故姑欲勿刻以俟明證來示如此可無疑也篆字欲去二字無寧去高興耶更在斟酌也郎紙明間有便當直送也此友復出 聖上必益利見草野孤忠曷勝抃賀

答宋明甫

慕用中得手字忻慰不已弟病彌留至此豈欲免帋食耶也上黨之言出於惑之未辨然石老之示似不孟浪寧有僥倖事也婁敬之策尚為千古之羞若依倣洪武呂權事則何辱如之　慈殿三児箇箇見老賊之情狀而安澈事未詳源委也前月亂疏投示伏望崔醫事當如敎敎斜深感病苦

與宋明甫

今日上沙耶恨不得要拜也語錄解䟦略以暫見借籤而依原文別為一本以呈雖甚拙陋無文而事説

則粗備矣或備忝攄之萬一也兒子書右揆以堂劄出郊云其劄本若未可投示否

與宋明甫　己亥

泉碑爲詩以祭有無元不緊刪去而表下添鳥字如何擔舁如有明據下馬致敬下添而使其士卒擔舁以送九字可也此無申藁不得考矣屬余之余改以鄙名果得再昨見送台書以波及爲苦其紛紜可知而地僻人聾無由得聞可憐可憐去就之義眞如飲水顧無覶元履也況元履則所言皆是令此則以妄錯狼狽而嚣嚣嚣嚣之言傍及所親固其去宜矣何必相

視耶昨日又有隱憂事尤不欲留也波及之說必是适台之不欲煩者諒之

與宋明甫　己亥

今日陽復未覺一善之萌而徒有百憂之集奈何奈何再昨被士元若說剖廳人靜突温可以取汗遂止宿晏起頗勝郊寓而久留非便故昨日出来耳竊聞李城主耘氏以昔年板橋之誣諸公惑焉沇阻縣邑之擬心竊駭然其時謂弟訶城主以失禮此說起於起處轉相推諉終至於濟源濟源宗知其起處而不為分疏故不知者真以為城主失禮而弟宗訶之心

常不安也至今時移歲去則謂當消磨而回虛累實至於如此豈非可歎之甚乎兄與左右侍郎所居相近如戒相見幸可一言以伸其寃耶且以公事言之其情刻拙直未有比者舍之不亦惜乎弟去夜咳嗽徹曉未趍賀班不得不上章自列而仍陳所懷耳

與宋明甫 丙午

丫書多未解所謂某令一疏云云不知為誰耶今之通文一度則但無逆字而所論則逆也真可謂上變也權塌眊者袖示申韓山一紙亦可觀未知已覽否大抵彼輩亦推服兄不淺兄若以一言諭諸昌寧諸

人則容或有斟酌處而自古調停之難難於移海矣

答宋明甫

昨書謹悉結計無必往意亦無必不往之意自然往不往是何干於事耶不求其本而唯末之憂則恐不勝其憂矣議草兄以爲智則稍自得矣然衆意豈保其如是哉今日禮郎行懲於前無一言及閑事未知能免否可笑可笑

答宋明甫

弟自數日來病甚幾於絶粒悶苦悶苦前書謹悉去年豚兒自京示凡家病中書盖用王稽告范雎語也

弟心極愴傷不無得成之願而只以一家官名之多其為恐矣今忽得之家兄誠慰病懷而渠與諸意則甚用皇縮矣想渠以此故進見之時不以奉告也惟家兄弟及豚児皆遞官名此稍安耳徐判之亡不勝驚慘時事何其不幸耶誠不知所稅也前来朝報無便未送於後谷故並戲鴻還納洪相挽紙亦上戲鴻一帖曾已還納矣今文義宰先人為誰或云以武人曾為濟牧殺琉球世子者云信否若然則潛相必不與之連婚是可恠也幸示之其蹤本略加添删而呈納未知何日拜呈也弟昨聞益山病重如聞其有加

則勢將力疾往見矣此時公私之憂曷有其極閒丫
溪既喪二男渠梁又劉方在死生間極憐極憐

答宋明甫 丙戌

日夕瞻戀飢暍在心今午泉僧遞到大由虗書奉讀
三四極慰此心石室文字弟亦謂非昔時手段在彼
受讀一過冒請近看歐文乎則笑謂老後甚愛之云
豈其因前簡嚴而化之以老成優遊故如此好看乎
墓銘不若不佞令番舉措而拱手以俟(缺)無異坐氷而
待爕未知誰可辨者念念丹僧約於来日到此来則
當先戒送初六日間弟亦欲隨往燕泳款誨於詠挹

之間也臨池之教不勝捧腹譬如朽腹者八酒肆之塲見大羹肥胾而左拏右攫之為也寧有工夫可到此耶白筆一柄依上外城嘉林書令日並坌故付上玄公数日前已向懷衕已如戒戒送竹店則未及盖渠急　召故也千萬擾甚

答宋明甫

承問慰感弟尹生去後更無牽章之勢一味頹卧最是腹痛不已將成痢疕悶悶尹兒眊又大痛連日如是豈有生理命道奇薄何時棄此苦海而溘然也婦人文字大典所載絶無詳其夫系者至於朱子銘則

其舅亦不書故當初鄙意雖戊載之欲使有賓主矣雉脚受而啖之珎感無任何日到興只翹此會而賤疾如此不已則雖會亦無味矣

答宋明甫

昔年冬雷時得汝望令公書見謂驚惧欲死去夜忽思此言真先得也何故如此也昨夕得拜前月廿三書慰瀉無任一歸字果能辦得在公離可念於私則豈不穩便手試叩草兄聞物議也此兄在要津上頗聞人之所不聞矣陰石自此無如之何矣日已寒岑石亦不得生意陰石雖来難可理會矣

與李相國 景奭

久闕記府之問只聞輿御出城翩然向方丈之下泉聲山色何為康樂詩助豈蓬萊方丈之靈勒移狼居閑一宰相作儒仙哉伏惟長途穩御履用清健起居神相從人想過慎齋函丈賤子樞衣之日或與相值則庶幾復瞻德容並徵烏石靈源真見去人不遠而萬幸不敢幾也適在扶蘓山下拜狀入縣褫雖甚僭率弟知方外物色掉擺貴賤之拘也時序近寒伏祝行李益毖以慰九罭之思

答李相國

歲律已暮仰慕德儀不翅高山顧以疵賤之蹤不敢以姓名輙通記府之間坐阻書疏已閲寒暑不料兒子來歸乃帶所下問札且說曾蒙賜與顏色奉玩三復之餘不覺感鐫之至既已四宰宋兄遞示所得尺牘其致意於賤迹者又有加焉尤不勝悚戢也第有悼殤之歎莫是吾中表者耶未知第幾行耶福善之理不宜如此天道胡然舛忒伏切傷歎也承有口語之厄極用驚駭又窃為世道慨歎也然登龍之謗不足累谿公之德竟為士類宗仰明道之墓題不歸於他人外至者豈足為吾之病哉伏想履舄几几德音

不暇矣時烈病伏窮山精力日耗佔畢工夫亦且間斷只得無聞而死矣孤負初心只自憐悼而已

答金由善 慶餘

曾因黃生祗承手帖慰喜無已新命將如何去就甚以為慮想前定不窮大抵吾儕進退惟義之視利害之説不以參錯庶免悔吝也弟茲蒙恩諭惶恐罔措已上待罪文字未知批旨如何耳星村之會想成差池可恨謹此嵩候商示允百如何

與金由善

昨復照未既事將如何函丈文字竟至再入庶得解

眺目就言郭丈鉉氏宗近邑之善人將不免空委窮
廬可憐偶記壬申年間鄉人擧其行義於方伯尹義
立方伯㭗不以聞可歎兄未可追覔其文書以達於
朝耶登薦人才實方伯之任故敢不惜一言也然千
萬𧫴之毋使鑠金之蹤添却罪名也

答李士深厚源　辛巳二月十五日

天氣漸暖伏惟鼎祠崇珍起居萬福引頒向風懸傃
冒已時烈陸陸仍昔幸免他虞自別後三書長弟奉
拜矣情理所迫敢冒威尊方侯嚴譏執事不以為罪
而反加矜憐特假盛擧迫出望外一家感德隕首難

報此深井之所以效死於濮陽也此非聖德純孝不
能推廣至此奚敢以好善形容大人之德美也鹿永
義中將與草木同腐寧有可依之聲勢耶呵呵間有
臺評無乃欲哭而被打耶欲於未還朝前準擬趍拜
未知沙村之約終得踐否預示其期則定欲拔往百
拜拚膝而致謝也朱書所持者狹安敢望全帙也

答李士深　癸未十月十八日

去夏伏拜遠書滿紙縱橫無非可驚可喜三復以還
怳如醯鷄之見大方也然鄙說宗自赤心出来而来
諭以啁譃見報雖見盛德自不至於虐然未見相信

之意則悪得無憾也哉弟一味病兄方坐做債中柳柳州所謂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者郎真境也顧念半生自坐在如許裡面而無路脫出如有富貴中龍斷之術何苦不自求之而只推與令監耶且前者旣告以至大至剛可久可傳之事而不見用肎信此小小伎倆耶可呵變異如許憂固在於冥冥之中而民力已竭賦斂方急則目前之憂有可勝言耶辭拾遺而卧淮陽何為與汲直異律然朕子之懷德豈以留後而敢忌哉相去絶遠無由會欵嚮風馳情不任憧憧餘祝寒沍益加珍衛以副時望

與李士深 丙戌四月三日

昨蒙移棹遠訪仍許舟中閑地使作半箇日太乙真人實非小夤緣也感幸不能置即日閤履均安弟昨朝還到石室歸期尚在遠近之間庶做一會期否昨者不果只是東風不與便奈何警急只隔一江消息難真令人憂欝幸示一二耶近日除拜甚開人眼朝野之慶也仍記庚申見說以納甲事今果驗焉然則萬事實自前定而人生徒自紛紛耳只惜東陂之守有難動着然亦說訊者掉舌不測則似當有思量者云出處古今之異如是夫前可凈禘付惠此候如何

後期差池則此楮仍成灞陵長枝矣

別紙

近日有三大異事石爺爲相遠令公爲阿大夫措鄭事汝望爲告者薛陵子美詩曰人生萬事無不有眞宗語也今行獨不見仲文而歸渠雖逸樂不暇相念此爲得無情耶

與李士深 丙戌四月七日

暮雨朝晴解纜移舟半帆西風已失道峯三角所謂高城望不見況復城中人者即此日眞景也江山信美而亦覺雛思甚悪耳須日荅紙卽蒙関聽否先人

文字蒙謂有所未安不妨一一指摘當與修改然弟甚鹵莽茫不知有隱瘢每謂朋知間看文字未有若令監之細膩敢謄一本因靜叔呈納燕中之暇倘賜披覽逐段標起因便回示則當為反復於此爺也此爺不比畸公多議輒怒故惟以無憾為期也自餘只祝閤履均慶

與李士深 丙戌八月三日

曾因送便拜一書想蒙登照否行裝幾許措辦昨送夫轉示所得手書足見艱窘之狀一倍增念行期定不出此月耶書生燕領亦云快事第恨不早也千萬

只祝行李珍重萬福

與李士深　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

饕風虐雪未嘗不遠念燕塞君子于役其咼至哉自令之北衡苐之憂時度遼水豈是義氣終不勝私情耶歌歌想令行輈與一陽俱復耐喫之餘體履神相慰邇已量弟奉親深埶苟作歡顏而貸私償公是近來能事耳閑中不堪憊憶聞有箕便敢此送候而未保免作殷喬兹不敢縷縷歸莫懶三字只是情況

與李士深　丁亥十一月二十四日

每謂終南丈雪深坐燕超逖聞北榮將啓自此音問

閡然愈踈悒愔之懷何只都門解携耶況此時節非復遠別時耶茀念北地深僻事務簡閒視昔被榴車馬聲南山尚欲掩耳時此行得不為半仙耶矧伊隨處殫誠足為報君恵物之地乎珎重珎重弟蔽水之餘早晩看書只此為本分然尤悔日積不可盡追切冀從此収拾以凱桑榆之效未知賴天之靈或遂此志否風土不并以北伏乞倍加將護以慰遠誠

與李士深　己丑九月十二日

謂我塵容自稱閑人君子報復如是太精耶呵呵弟之去就有似風吹作浪形色翻瀾謂高謂慢任人如

何道耳迹　國引入來旋卽拔去未知孰爲眞開人也邸報想悉近耗諸友之事各如何別紙之意極可笑豈謂料理少事亦如是踈耶以今觀之知市價亦不易事王椽何至張目厚恵感戢無已深不曾有故件故不復煩豈敢嫵乞字哉

與李士深　己丑十月十日

得見抵明兄書知閫內之憂尚爾無任懸慮然滿紙戲語亦慰羈孤之懷弟旅中重得胃疙寢食專廢日就消削赴闕生還似無幸焉案自悶憐日者登對三次乞歸而　聖諭益勤到此計無所出姑復淹滯計

過數日觀勢更乞兩翼若擧誓不復向雲羅也

荅李士深　己丑十月二十一日

歲暮思想正苦忽拜遠書如對千里顔色弟曾蒙
聖批似有許歸之意六日登對勉留懇惻再三乞退
辭意勤摯不得已更此遲遲再昨與昨連上乞身之
章方令該曹議處而大臣徑先防塞又似不利豈造
物惡却唇舌不踰北關欲待北節之還而乞粜之耶
到此時節却恐嗾人之迹不在他人也呵呵弟邸中
病日劇見者慮死若得許退歸袖乞先驚恴未知何
日得此境界耶日夜心禱腆貺見念至此感戢難容

然憲府受此芭苴之彈將不得發白也呵呵

與李士深　辛卯十二月二日

免得遠河風雪常以為喜幸近接邸報則此來所遣亦非所願以此易彼孰為得失然實嘗剥之上九則終有得輿之慶耶前拜手滋且頒藥料篆感無已弟自冬初入俗離深山中蓋便於省親而兼欲調病看書耳錦中三人一節緊於一節終至授畀慘不忍言到彼雖有顧憐者朱夫子轉囑邑宰陰護偽論令以此所望者惟台慈一人而已若使錦友不為小人則安知此輩終不是有辭者耶呵呵

答李士深　辛卯十二月二十日

念三燈下作飾自沙欣慰後量比聞日下耗不勝驚震氷謫洲出適此際會誠可幸而台獨當此尤極相合晦退誤得多小人毋寧為真先生所誤耶比修松老文字時有慨然投筆處無令後死者復然也呵呵寸膓欲貢者甚多而不能只切懆懆也惠香曆煎藥深謝老人適患寒疾回煎藥接口開食尤感尤感

答李士深　癸巳四月二十二日

昨日並得去北一令既望書謹悉縷縷示意既深慰溤並自失笑未知誰為陽閡不得相對一奉笑晤之

真耶信後台履益健疾憂亦盡消盪弟救水粗遣亦甚省事意外遣此狼狽之狼狽信手賦命之奇者無一事妥穩也見欲治疏以瀆宸嚴未知如何出場也曾見晦翁辭官多懇諸公今日倘蒙得力於台兄可謂不貲之惠矣

與李士深 癸巳八月二十一日

求退無路偶成恩遞尺聞復蒙異數勢將再入入閣且不遠每與朋友說拭目看如何展布矣其所謂果異於腐儒矣未知果然否卽惟閤中凡百俱勝弟奉親粗遣昨者與洲令倘徉福林泉石二日方分手到

稍靜處何嘗不娓娓於兄耶錦里想與相見否或相
差池也恨不得鼎坐談晤也自古將降大任必先空
苦疾疾以增益之令於兄亦有之未知所增益者如
何恨其蹩而不能久不得如胥靡魚鹽之為也然切
有所獻也迺陳淺切俱非君子之事業世之近而摸
可迹者莫如宋朝諸賢幸於燕居之暇披閱名臣言
行錄以澆灌心胷則以台兄之聰明精敏豈不大有
益乎若於此得力則雖不中不遠矣從前書問只陳
駁雜無實之言如此則只做得一箇鰲城矣茲布誠
亦幸勿以一笑相餉如何如何

與李士深　甲午十二月十六日

親癠奔遑久闕修候雖粗合時議戀恨則深矣今年寒沍非昔之寒沍伏未委閤中均慶否弟久居憂患心身苶然前頭亦難以歲月期也幾何其不摧殘以死也近耗絶不聞宜無萎憂而亦未嘗不憂豈非病風者耶家兄須已觧歸峽裡相守少慰病親之心耳此外無可言者欲說青李來禽而非其時則只有白雪之吟而已歲且盡只祝並納休祥以慰遠誠

與李士深　乙未元月二日

新歲謨猷致禫萬物受福抃賀無量蔕慮掃盪幽燕

之日不無少勞耳弟今年四十九矣今日之非不必待來年知之而知之甚難改之又難只如此死而已奈何奈何奈何釋疑某友推送於弟親病憂撓未暇理會然不敢不從速卒業以資遮眼也說者甚憂去冬去冬既往今春當復如何云耶弟以妄問之兄以妄及之也萬千只祝加重

答李士深　戊戌九月二十五日

才有小稟垂翰先至慰感無已檀公策最是今日拯急妙法而衆議皆不許今聞權頓事極令人歆歎也盤頌依受伊川在洛亦有一二家化之今日數公之

化誠是盛事苐苐相公之化亦只如此則下焉者人誰效之人將曰非偷也貪也云爾

與李士深　戊戌九月晦日

執事纔傳新語忽有一箇新語㬥地發出蓋有仗𨁝指斥甚險也將出門外以俟丘𨁝之批而一𨁝辭歸計也上𤓰　聖恩下不得恊賛匀軸此則不能不介然苐已回首雲山晦翁所謂歸哉喜欲狂者真是先獲之語也此後又有幾箇九年而當閱幾番人事也

與李士深

夜來台體若何兩善之復衆心如何曰此攻我者起則

関東之遊庶其成歟唯是盛德光前耀後此可以鼓舞一世也聞昌平縣人欲為松江刱立書院此事如何此老事不比一鄉里論議暫然起滅而已若将不靖則無寧斟酌於其初耶如何如何春坊之疏将無對起者耶甚劳之教誠然誠然無甚利害而如此相較似非穏當道理故欲其消磨耳若謂之為北軍之事則似深文矣呵呵瀛疏将如何聞昨日抱川儒為鰲院請額云此事莫太多否如何如何

答李士深

承此垂問慰感倍品昨自呈单之後以書來問者紛

然而至而了則不暇問所以只以狼顧貴息之意來
告不勝可笑只荅云范孟博云滂死則禍塞某亦云
某去則難已云云未知渠以為如何大抵所言有大
於此者既自引咎則斯已矣顧乃波及所親至又眼
尋言根無所不至則弟何顏更見台監亦何忍更對
了公耶須辦一去字然後可以謝波及之處矣且嘗
初了則略言其事而不甚詳有一族人則說其狀甚
醜矣然尚不如貴妃燈籠則此何足引長至此耶諺
曰欲哭之人杖之寧不哭得此一事而去亦不為無
說故先尋長單明日則將繼之以疏矣然弟必不為

雜言以重親舊之累実至其累踈不許則将有所不忍於明主之前実如大監不如預絶之無自貽患可也兒患漸向生道而尚有餘悸也

與李士深

此之有懷又如山上之山而無緣掃門拙士之性殊可憐開戶吟病時弄兒孫此則苦樂相叅而隅壁時聞愁歎聲有同弱國之大夫不無矜念之意釋氏所謂業鄣者儘乎除去之難也

與李士深

戊戌十二月二日

卽見小報伏知釋頁未知以何術如是易易也令人

歆羨然　聖主待人臣之道則似甚落莫所係恐不輕也此後則相染之慮可保無有耶日暖如此亦欲趂此下去脫去多少紛紛幸以餘法見敎如何當俟便隙一進是計姑先仰候

答李士深　戊戌十二月二日

拜此下覆驚喜弟若一足渡漢當不羨台座快活矣前書所詢謂有妙法也何得便暇一掃門下若不以染累見拒則當做渡漢前一款耳𢦙人所云殊不可曉脫從三公是何等賢宰相而復豈有可避之賢哉

答李士深　戊戌十二月二十四日

昨書容擾未即修復悚仄悚仄渭陽之思如是切切而於弟亦愛一言如此忝在觀善之列久矣而尚未窺如此大力量也愧赧愧赧長單固知體例而只恐徒切調理之異數故不為也拙調當初實有不稱之議而陞出之次適當其官弟若不遠則不使狼貝而不暇為他謀矣心有未安者蓋譾終朝見相欺之句歸思愈切也

與李士深　　己亥元月六日

數日不相聞溯慕無任伯令監獲蒙優老　恩此非人人之所可得每讀雖欲弟誰為弟之語為之愴然

今為大監賀且知大監友愛之誠有以致之也趙扞
城贈典去冬已以承旨啓下脈於　猶前備盡曲折
則特　命仍前啓施行後政當出教旨耳此意幸告
本家如何

答李士深　己亥元月二十三日

斷髮人帶来朔氣陽和全被駈奪此時寒似大冬瘧
餘擁衾孤坐冷埃台翰忽至有同鄒律吹暖慰喜何
極且蒙辱速尤感至意非不欲會話兼叙幽欝而畧
有所拘幸置諸進不進之間如何此以金代言削人
事此漢漸被疑怒云可訝然增玆多口不負士名自

賀自賀

荅李士深

覆書深慰弟病甚不輕只為　世子使人問以將退會講遂對以力疾趍叅故不得已明日將出矣了謗非謂其全無所及只謂此事當以情分之厚薄為受謗之淺深如弟者漠然不知有其蹤則亦漠然不受其謗可矣而大監前書有若全以歸之於弟者然故昨書云云矣然事過之後爭相攻彼以避形迹者殊多而弟則不忍為此此則自知難免久矣左劄此亦微間有些意思耳

答李士深　己亥二月三日

人臯之決在於今日而書辭筆畫如是則非其臯而人也審矣知舊之喜當如何哉某兄力弱不免以身入於不當入之時未知今日事何如然　聖上豈至於問及耶弟癰疽之復官舘望之還下一日並遣而已極失宜之啓又發於其後蹤迹極不安將待荊漢之歸卽呈長單若因此謝歸則何幸何幸事係去就不敢不以告耳

答李士深　己亥二月四日

承諭謹悉慰感無已有可指言之時不早决無可指

言之時以何辭去耶女樂而怠於政是可去之義而不欲顯其過故得膰肉之說則不脫冕而行不欲苟去聖人猶然況此凡人何可等待無言之日耶況此愚妄蹤迹恐無無指言之日也如何如何

與李士深

草兄相見說何言未得叅聽此心飄然欲飛也行人論償之命宗伯吏議謂當防啓武仲則極以此論為不是未知將何適從無功行賞謂之僭賞而猶惜謂之吝前者略聞丫說則似不可謂無功而諸人之惜之也如此將若之何如或遵旨則當加一資否不然

則當用何賞須商示之

答李士深

續承惠札如奉談晤昨日事果慰物情則地中人亦必喜忻矣武侯良蠡之事俱非弱劣所敢知者只欲誦晦翁之言其言既盡而無其效則此如庸醫誤用古方之致未及其殺人還主人之金錢而謝去之速耳此外復何為哉安判約與諸僚姑待郎官之還耳未知如何曾見武仲則以為台監不欲草友之留令春言又如此台何能家置喙耶弟在墻壁中獨不聞有此此宗聾者也聾者儱侗地畧聞人言則以為一

大奇事而宣之於口然則峻論之云雖或有之不足為有無矣然人有火患則人必曰火者罪輕被火者反重以此比律則疑者見疑者自有差等矣且既有推送之勢則亦當有挽來之力矣欲解春疑 缺為無事矣

答李士深 己亥閏月二十三日

前書訖未復蓋緣務仍病苦而然然悚仄則有之矣某兄居然解免豈彼能之而我未能耶彼時回啓弟雖愚不曉事豈敢自主張乎貳席處得甚好可喜丫踈聞卽走書則入啓小報已至矣苐情分之密地位

之尊居止之近大監有此三者而不能止乃反求之
於三者皆無之此漢耶無緣奉對只自邑邑

答李士深　己亥四月二十二日

敬奉
墜翰得審已出江閣專亨清福令人意思飄然
已在水雲山嵐之中矣豈我獨不能耶晒日呈告已
有閑靜意思若遂東出得上楓岳仙山則安知反不
為人所羨耶即得一介人書則以為大監倡言雖在
人臣之勢隨道非僭此必有明文故此爺之言如此
頗聞其出處云云倉卒遭着莫知所以為荅未知此
由苗脉而果有可據之文否後便見示伏望

與李士深　己亥六月四日

聖意所在何敢測度台監只是閑散一疏之外更無可為如必欲出郊則畧陳餘意或無不可也如弟則所帶職名極不冗漫豈敢冒沒放過耶勢將連上一疏緊如一疏未稍則當有事在矣然不欲徑洩可默會也易有臣不密則失身之戒尋常不能理會今日經歷過然後始知其不我欺也然預吟解組無多日歸哉喜欲狂之句不覺脫然神興耳昨日疏本改處頗多從當更納耳

答李士深

昨覆承慰方欲伻候而台札又至良愧不敏聞疏本
已入未知如何指揮耶古人云孽自已作空汚良善
正謂今日事也曾聞恩津金佐郎不以死節爲嫌而
以與大臣同死爲榮況今所坐不至於死而榮耀光
華則有非賤子所堪者耶賤疏時未成明日當呈矣
此後事不無所定而但好事先洩則鬼神傳播有害
於成故不欲言之耳草疏不利然已處以果則末之
難矣豈他人能之而我獨不能者是晦翁語也雨中
聊慱一粲也

答李士深

長單之格政符鄙意千萬意外有此陞品之數未知此身將何所屆到此勢將更入文字乞行改正耶昧然呈單太似汎然矣陪貼云者本出朱子書盖加添之意也曾聞洪疏以不公為泛稱之辭久紙則不然故云耳故園在目歸則歸矣豈獨草尺能有脚哉聖候誠宗憫迫　仁廟時事知不得苐聞昨者大臣措辭以啓於　慈殿則　慈殿嘆落殊似不快云尤為悶念耳

答李士深

承審利候仰慮實深弟之狼貝不待四五日即今紛

紛奚翅探火之苦耶諸公戒書或面無非不入耳之言今蒙慇念維谷之象指示坦坦之道神魂灑然無復有憂虞首鼠之意也豈覺之甚故思之深耶抑以同舟之故耶所戒不敢不容耳

答李士深

求退得進乞辞乃已是今日之義也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此語曾聞諸考亭夫子台監今日之教毋乃左手䟦草敬奉以讀怳如琅玕映竹也畧有商量處僭簽以納悚悚

與李士深

左揆二疏已多而聞欲必遞此不敢留矣方治再疏而再疏即去無乃太遽耶左若即出此不須去耶然職名則不可不遞此道理則無疑矣須商教如何

與李士深

左揆既如此可以遞之乎此後蹤跡雖欲留亦不可得雖遲待　山陵亦無狼貝者乎第以忝貳得罪於長首決不可仍留耶須商教幸甚

答李士深

承知從者入城雖喜密邇亦恠因何捨靜就煩使人絕歆羨之心而生蹙頞之意耶楓岳不在天上行則

到耳且見今日氣色雖有貪戀官爵之心亦不得任脚矣遠邑之疏當作死奴之杖矣如得所騎當俟日夕進叙耳第恐攸司之律真及主人雖有羕道之說亦無效也呵呵

荅李士深

示教謹嘗依命耳晦翁將作孝宗挽辭以為盛德大業未易形容櫨竭鄙思纔得四語而罷遣東歸仰孤恩遇無路補效因舊續成以見孤臣死不忘君之意其詩曰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因山方慘憺去國又愴惶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今日事偶與之同

只是無晦翁筆力私自撰成未足以揄揚傳後耳如何如何

答李士深

昨以望日故出參門外奠以致門人虛還迨切反仄茲復奉書其慰旅然兒病不減不減則必加幼稚氣血其存幾何不勝憐愍憂煎也憲啓藁綢真善喻也聖意已定雖銖綢亦可也其啓大本已正些少事何足深議春兄欲留疏而去可以復執同其退之議雙手而同歸此心浩然已在寬閑曠漠之間矣某說入於某而出於某任其如何耳

答李士璪 己亥十月七日

手字照顏分明病情太半蘇豁慰幸何極許歸與徑歸其歸一也只是病勢如此以是為慮昨有一守寧來言若渡清漢則病脚自然輕健行得一日減得一日之病此説聽之灑然未知果然否鄙劄云云以告者過也 列聖謚號皆八字合命於 皇上者為十字矣今日所得於彼者用之則着百世不用則少二字而此二字者是 仁廟之榮靖 宣廟之照敬最為緊重而自 宣文以下則是循例行用者非所以著宗表行之義故區區之意切欲追補之耳蓋本朝

所上八字既命於　大廟云既命八字則此二字奚獨不可命哉人心不如我心竟不得行殊切慨然去夜三更史官傳下一封手札褁貼甚緊蓋不以賤臣之言為非也所可怪者彼中字善不足為榮何苦費了許多財賄求此將為謑唾之物也豈將真用之乎此鄙劣之所以上也第未知語默之節果如何爾去留之筭五月某日明政殿前奉誨詳矣今忽有於義如何之教豈欲避勸去之名如春間草敀之時耶呵呵永訣之示誠不勝悒悒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者實先獲者也

荅李士深 己亥十月八日

書到時遇寒方戰未得即復悚仄悚仄碣陰淨本謹一讀後並前表三冊還納耳凡干疵病已不知而他人知之不獨文字為然也此後此文如覺有可改處更為指教如何謚事有何所難只是衆議自作難耳所謂一事亟欲承聞如不欲明言須畧畧入題使自致思如何肴大監文字已熟如不至於黃繭則或可解得也

荅李士深

才以一書恭謝前慢衆帖又至慰悚兼至苐古人有

千載相期之語今朝暮差池便已生疑後之視今不知又當如何甬前書似戲非戲似真非真看取亦如此則幾矣最是厥衛已戒賤疾況綿極以為撓明日極欲進宿闕外曰忝哭班而或謂如此則似必有賜對之舉云如此則大致顛躓以是為慮焉

答李士深

昨日往復時記得彼此言句不覺掩口失笑茲承崇帖猶尋昨日緒餘真是坡公所謂究竟法也以戲似真此非難曉語何故有不省之教豈以為有至理深義耶今日切欲進宿闕下作氣張勢如鞭老牛終於

拖白可歎第欲更着明曉氣力耳

與李士深　己亥十月十九日

數日間調攝如何弟困劣益甚未知台監廿八廿九許如何亦欲受羕為之耳郊草狼狽可念想必奉議所荅已如何頗聞之前書所詢南北之說忘失奉復悚悚蓋凡方位不問何向只以前為南後為北若向北之坐則北為南而南為北矣

與李士深

近日日氣不是虫尤来則必是傳西疇未問微應如何而病害於人者不少如弟羸瘠益不可堪未審台

履若何戀溯宗非虗語也成事之後已過七八日已可謂遅遅矣明日胡去後為吾之所當為者未知如何欲去則從容不可兩得駭怒不可得免此則更不措意聞耳凡百須商教如何然滷氣則大不便須置默筭中如何

答李士深

方治疏本而只是馬首靡向郊庒江閣見欲從人詢問来書忽奎喜若破鄙濯風也計欲一疏承批之後從吾所欲為者至其百慮殊塗姑置耳外以俟事後聽其勘斷亦覺省事耳唯是留則留歸則歸不留不

歸之間雖似穩便私計甚難勢將歸於歸矣鍾洞丈人謂於　囙山之前勿生他計雖感其見念而終不得聽可歎

答李士深

承回深感不能從容已自斷置但郊草每言勿太遽須有遲遲意思故欲知今日遲速何居耳且有一事醫事已成陳久則必須更得臘肉之不至然後可去故必欲及此而無失耳表陰未行前敢不勘上化日則實惱於二豎耳

答李士深

覆札深慰再辭誠難為說只從然遜辭似無得請之理奈如之何北既窮聞有還送之議如此則執事便從事否弟則欲以為郊牆也昨有一少輩來言與諸大家失歡難矣哉云矣

與李士深 己亥至月四日

即日調攝如何弟痞氣甫定舊症頓加悶苦悶苦極有稟決者而進未易書則煩極以為撓大槩不欲駭人則萬無脫出之理此事未知如何此外或有妙法幸乞密示也臨時則通書亦不便也

與沈子章之漢

即惟玆辰尊兄侍政蔓福眂見榜目審知貴胤高捷
不勝奉賀之至只是可憐者一卿也弟病狀仍昔宗
荷餘庇泰之事一節甚於一節推勘之律並及於兄
雖兄之不以為意渠及知舊昌勝甚未安也曾奉降
仙之約秋晚可成勝踐耶早晚當到飛仙更禀也删

荅沈子章問目　己亥

國恤卒哭在於今月而私喪中月之期在於來月則
是私喪大祥在於前月矣然則大祥當待來月而行
之矣豈可徑行禫祭於來月乎此問非是
禮記所謂嫡子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云者此嫡子是

庶人也古禮庶人服君喪但齊衰三月則無不可行親喪之義矣我國則士大夫家無論有官無官皆服三年則事體與古不同矣

牛溪先生之意以爲朔望則是小祭祀故行之無妨忌祭則人子於是日不忍都無事故畧行之云與禫祭自不同矣

答宋澤之

日月易得再朞倏過遠想孝思無窮餘痛深切悲悵之意每一往來於心玆拜惠書倍切慰瀉時烈只緣上候久未復常迄玆留滯然一日在職不敢不自盡

書筵文義之外盡心規導而只是學淺辭拙恐未能有所裨益誠明兩兄俱以形迹不得入筵今日欲於講後陳達耳惟是 上候彌留 世子開筵絕稀殊用悶慮久欲作書奉候而 上來之後喪戚病患連綿叢沓用是未果罪恨罪恨伏想雅量有以量之耳

與李汝休 尚逸

孤露餘生抱此至慟誠願無生也只餘日無多悲將幾時常以是自解耳時事至此有識寒心然退伏田野者不能緘口橫挑事端未知自後人觀之則以為如何也昨者恭蒙承旨傳諭疏 批皇恐隕越誠不

知所出而日前德音之下必並及於某凡矣今則落莫如此益增悚㞃也趙跣畧聞其槩真傾危之態也吾儕俱是不久之物而相見無期何由一叙所懷只悵望而已

與李汝休　戊戌九月

承拜垂書甚知患難相恤之義弟命道險巇從前所受之言無非不敬不道之目今乃有罔極之變而猶不死誠人謂斯何憖痛奈何想自巡營詳報而慮或有偏數紙呈納後便還擲如何惟是　聖恩如天不但生死肉骨而已雖萬麋粉何以報塞萬一聞同春

任在水原未知去就終如何耳

荅鄭相國 太和 庚子三月十七日

久自祗伏不敢修敬以道記府之問玆蒙禠中俯賜下狀跽讀以還不勝感悚不知所以獲此於門下也仍審春和勻候神相起居萬福又切頌詠頌者憂煎之時追思膽慄今日喜蹕從可知耳賤疾彌苦終阻起居之班罪戾深矣　聖上仁恕非徒寬赦新命又下此時晋越何可勝任伏蒙垂諭戒以還朝之義狗馬微情非無此意而自料氣力朝夕難恃終恐得罪於輿論以䩄邦憲以是凜凜不翅臨谷伏想明哲雅

量哀憐而含容也春序且盡伏乞為國加重以慰具

瞻

答鄭相國　庚子九月

丞蒙問札殆非卑賤所敢當者既自惇懼又仰謙光之盛也仍伏審此時旬慈起居萬福又深攢賀須者竊伏聞　陵幸有日賤臣憂煎不勝其切旋審　聖候安寧雖曰百神扶相亦豈無句慈保護之誠耶不覺頌忭之至狗馬之質不比人類而乃其衰病之難強則含血者之所同用是久頁逋慢之誅今者醫藥之命並及於罪戾之臣尤不知死所耳惟是劇府久

曠私悶不足言而前後哀懇無以見信於　君相則不免撫躬而自悼矣荷眷愛之深敢竭肺腸尤增悚仄冰候連霜伏乞為時加護以副瞻禱之心

與鄭相國　辛亥五月二十日

竊伏聞大監體履失適至於去位不勝憂慮之至况此時勢已至百尺竿頭而大監適如此公私不幸曷維其極正以此時不求仁人君子者以置輔相之位乃以此極庸至陋萬萬不似者充之此不待智者而凜然寒心矣而朝廷不為一言以矯正之此不可撓者所恃者惟左揆大監之周旋耳久荷眷私敢此冒

俛尤增惶恐

與李靜伯 弘潤 壬寅三月

昨到堤衙哭先諱自家將發令甥金景能爲說兄已向嶺東爲轉入仙山許此心飄然顧償宿債極欲追折玉節而聞路甚阻左故明日直由原州向彼未知幾日當到山中而兄行之會亦在何日耶第卜馬羸弱粮資不能多持兄行若遲則狼狽必矣將如之何兄雖爲之地切勿煩擾郡邑以多人聽幸甚景能亦將自洑直向彼相會矣聞君平執杖以從云亦一奇特事也

答李靜伯　壬子三月二十一日

老兄按道時一句不見書則便有惘然之心伊後何堪經歲阻音耶鄉拜郵遞問札暮境獲此真非小幸也卽今賑塲役役伏想兄之視人亦如人去年之視兄人生喜得閑時子在真實語也如弟不可謂不得閑時而聞復有　檡宫服制之蹶云駭惶憂惱心不能小閑而將来硏筆亦將無閑奈何奈何恨不得相對一笑也此後音耗當復金玉惟祝加重以副遠誠

答李靜伯　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

令妹之喪終年不相慰可謂防患貴恸未嘗不𢿙一

笑也今見缺書極慰懸思曾聞兄有行遣暗誦退陶詩
恨不淂相對大噱也然雖同在網羅而豈可與朝夕
就急者同年語也曾聞鄭相在丹極有令聞令者兄
又来彼世必有為丹賀者矣此中海瘴也細作也互
来相欺此則任之而已餘無可說也

荅永安尉洪 柱元

在城相去無百步只緣野性易慵未遂掃門之願乃
其欽仰德儀則誠有之矣玆者遠送嵩昱劳問行者
頒蔵全意無以為謝也今玆之事創見而駭固亦宜
然然自顧平生無非大驚小恠之事非直今日而然

也示諭朝野等字仰知大監留於文字故無所受也如此抑恐流丏之僋不堪千金之重耳砂糖琺謝持作山間飲茶之餘以濟苦口也無緣电褶供間只祝祠席增重

荅永安尉 辛丑

時烈白私家凶禍子婦夭折悲念酸苦不自堪忍伏蒙台慈俯垂慰問且賜賻儀哀感之至不容名喩台監齊滕之役宜有送迎書札而彼時所得題目殊甚不少俄又以口語得罪相位杜門念咎不敢以姓名自達於日下想或蒙台監諒察也子婦葬地始卜畿

湖之畧力疾為臨訣之計畧遺魔戲造次為藁葬舉
羸慱啇南打城一事不（缺）哀苦增深冒入近甸懼深集
木也水部文宗近甚瘡殘然文潞公不害為有宋名
公比足慰知舊之心冒天時向寒伏祝加護鼎相以
副瞻儀之私

荅永安尉

昨奉同副令公畧附起居玆拜嵩書慰荷無已此不
如此何以為比漢卿到完南故友家雖不勝西州之
感而山間靜寂坡公幾欲以大白浮之益起故山之
興市廛差可隱之語宜見笑於晦翁也記文行李中

僅僅草呈豈敢着眼只希霞瓿而已前示后土文優餘平鋪令人望洋欲忘鞍馬之勞謹藏袖裡真不虛為此行耳

書

答任季方 義伯

昨書良用惘然自念素之忠信雖對鄭中丞細露衷曲猶不足以動着況隔靴爬痒乎所可恨者以兄之辯終不能回了又恨吾二人精神終不及程夫子一句詩不能起人於間卧也弟病情日惡歸思益緊今朝又上乞身之章許過數日當作過江人孤負明時益復耿耿

答任季方

戀中伏承惠書滿紙諧謔謔諧中實有意味然所親兄與汝休無異而極費心力竟歸虛套汝休則知弟意思所親之欲踈非所怕也為兄亦試着手而徒取狼狽兄若知此意則恐兄親愛之意有加於今日也呵呵作別汝休於東門心事甚惡若隨其征衫壯遊於翰海之濱可以洗此窮愁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所諭還葬時虞祭果無奉主以往之禮當設虛位耳近當挍便一進叙此襞積耳

答任季方

乙巳十一月二十九日

續拜垂翰如對慰甚別紙讀來怳入刑措之世何乃

日間治盜之聲耶好笑要是不奏祥瑞宗小學中明
訓然令兄之意如以為變異則亦不可諱矣只在所
見之如何耳誠感詢蕘之盛心敢此撓舌而自以為
積雪空山坡公之神浮以太白則亦非惡事也承乞
鮮待命茀念明春以前則令是堂前不翅有三千弱
水也何必虛費準意也李哀書不來豈侍史忘之耶
永學士有不得已往復者此小封付的便以傳仍令
索答以撥如何如何

答任季方

孔巖書荷荷日者之奉雖甚慰豁却有相累之慮也

食物之啓揷入不敢陳既等文字語意甚是兄可謂老於事者也然爲此漢周旋如此而不虞其攸司之律亦可謂短於謀者也好笑㓜能書荅呈幸爲傳送也別紙甚噯栗谷牛溪大賢也雖罪名何敢僭擬耶歷臨某人兄意辱矣豈可輕以此等疑人耶

荅任季方 丙午三月

纔以一書付本縣吏矣即拜垂書並領草翰忻寫忻寫趙尚書未知曲折極可驚愕幸隨聞示破也此縣日間嘗東入俗離山北是報恩之北淸州之東尚州之西山回水轉人事隔絶只桃花柳絮隨水出來矣

前書令来使推納幸亟賜回示如何答疏得見照後可上自罪之章即示如何

與任季方 丙午六月

前書想即登徹矣即日兄履若序老先生遺稿先校中庸辨疑以納幸即投草兄所使之更檢如何前日已呈者已如前示而淨寫耶此事不可欲速而草草也亦不可緩緩而背節也持叔處以進上冊子改正事欲疾速遍報而無其路幸執事亟走一力專致鄙書如何如何李忠甲其後從容賜坐耶

答任季方

彼中江如海此間谿如江可知矣今見書札亦不穿到此當初此來之本意也然見得數紙不能不跫然而喜豈人情自然而然耶昨者春見微示執事事而不為分明八題殊以為欝矣今得梗槩無任歎咤然有一於此請以奉告延平先生嘗語朱子曰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大不堪者持以自比則可以少安矣朱子始者甚卑其說後來臨事自說却覺有得力處古人則遠矣執事須以此漢自比則二臺孰與千四百人之多鋪張取究孰與無君尊宗之罪收貲之請孰與告 宗廟須八方之嚴耶執事

試如此校量則曾滄海之一粟矣執事之欲遆何待言而知耶只　聖上不許則奈何老先生遺稿得此幸會入梓有緒而忽有此魔殊可歎也然上下厮挨之際自然費了日月而此事亦當了結矣只此之望矣外城表亦須督畢如何西北役毋苟軫念非但渠輩含感弟亦免忘賓旅之罪矣校事每緩之諭不勝捧腹弟強疾即校中庸苦待執事取去而終無形影故遂討靜令便呈送其後尚書亦數月内畢校若待伻至而意謂執事置之相忘之域矣豈料執事反以緩責我哉今来禮記及他數紙又恐如前遅滯故留

挽來人一並校上須郎付草兄俾之再閱如何西原城主執事何不以己事相度耶雖靡來意在民之道不可無請留之語故曾作書以磬而意似落落矣然執事若至誠相諭則或可回頭矣

答任季方

一旬再辱手書蓋緣刋書之急此亦師門之惠也第聞京宅若有事在喜今得已也兄之啟許正如古之將葉者也古人有庭對千丈嫌其翳欝欲將採其葉朝暮扳緣終不得升而倏已黃落矣但未知今日黃落落在何處耳校事不敢違燈下沉送即投之草兄

如何白足進已數日其已至前否正如隱君子初至天闕必致顛沛想一掩口也蒼岩白石雨後尤奇七夕日不免冒雨獨往矣執事朱墨之暇能得看書否以往復書辭便覺文源甚進此宗老境奇異事古人所謂七十化者不徒在於文字間耶願知之耳

答任季方

歸到洛山愛其雨不厭矣此時忽拜墜翰慰豁未易言也歸思之催不待教而已知之矣苐屢請得允以至交事則亦似熟之時也弟之前所謂黃落者正近之矣刊事令見諸生印示數葉則皃樣頗善可幸可

幸變禮全書及草簡依受王孫命婦訟之者何不曰乃祖以按使尚不能殺人何物女子顚乃爾耶也呵呵

與任季方 丙午

遯儒請材罪則歸弟者何足恠耶是不過聽之者以為此漢以卑主貳宗之罪被全嶺之疏論如此小事將不憚為之云爾若其數外濫觴者在兄政體所當痛治復何疑焉李生處已以來意亟通之矣所可恠者兄按道未旬月能令此縣有三孝子並施之舉其風化若是之神而奈何十許月之久則反有此綱常

大變耶兄曾詰弟以何不近化岑南而遠使西北人
相慕耶此真魯衛之政也營穀既經兩大件支費其
何免前發之縮耶如必欲全補則窮恐還為病痛也
末端吟詩之示極令人痛歎主憂而臣不死吾儕何
顏於覆載間耶朴生狀題在渠可謂踰涯矣誅芟不
欲涸請之意以兄閱世之熟何不諒察耶令世與古
異又何見事之晩耶千四百伩巾聯名呌閽請罷一
箇閑漢未知古有是事也昨日已依節度及西原書
請罷兩議矣家間有病患日施牛角灸一日用艾幾
一編矣曾聞營中積此充棟云幸仍歸便優惠如何

書齋成不成間幹僧已主之弟之書室將以今廿七
日始役而最難者木工也如終不得則不妨搆木爲
之以尚大古之制矣趙高灵蓮源曾知此人否其别
紙啇示如何

別紙

李寶自少甚相親亟欲問其曲折而難使不敢耳二
李與俞皆相親切俞則尤相親若骨肉矣今聞所遣
非細殊可寒心所兄執事早晚相見問我於渠如何
也必有所言也李裨丞事已久其長短必以詳悉矣
未知春兄爲此公無所言耶春兄無言則此亦不敢

而如曰有之則欲助半辭矣金袁萬埈處有答書幸
即傳致仍索答以授如何如何愛僧不愛紫衣僧此
鄭都官之詩也古人之戒如此而其好紫衣甚於俗
人者誠如来諭矣今茲所示如弟當初之意似不同
然如是亦好而只倉卒未能得可者數月間當聞見
因西原官便仰報也
釋氏十王啚有以秤秤罪輕重樣嘗竊笑之矣今日
始知為如兄輩設也兄若説吾以吾所遺倍貼以此
間請溪白石而請援則執事其肯聽乎雖抑責恐不
甘也可呵可呵重峯先生事根間之此晚不入於俗

雖古事也嘗記在册子以俟後日幸會美持叔極可
尚不顧衆怨敢刊此老遺稿義非至高何以及此然
此令之謗將長永也此地城主即得書意思稍異於
初幸甚幸甚執事之馳書勸留甚善李裨云云豈以
前日鄙書而有此教耶　仁廟朝延平將赴都堂弘
文錄戎人為其所親周旋則延平諾之及人東壁非
惟不圖乃反聲言塞之戎人大訝來問則曰吾誤以
公謂為可塞也其人曰事將奈何延平曰吾將以亞
長贖其前妄也此為其時一奇談豈料復見於今日
也然李裨亞長之擬適來故兄不免如此也前書蓋

聞金益燧舊稟將虗意春兄必為此公訖及於兄故略及之目金袁萬墢似有荅書幸望投来也

荅任季方　丙午九月

獨立空山悠然有慕徒之懐忽此書来慰寫無已弟一日無事是一日之福他尚何仑二哥相守累日忽告歸吾儕豈復别雖時耶極令人作悪也且困載而至傾廩而去主人其不嘶負乎窮閻代者已出未知此公抑心而能来否廝捱之間恐致執事濡滞也紫衣公尚未歸不知其故也千萬想二哥晨昏之暇能一二也

答任季方　丙午十月二十一日

再昨昏逭春兄見會終日娓娓者多在兄邊玆春三哥仍承惠札殊慰慕用之心此始欲遄歸山居忽聞禮官為小學諺解下來宿許差退殊以為撓賤女配匹何翅微卑而下問猥及古所謂鞭及馬腹也其人外面略似乃祖之少柔其中則時未知耳承明日之示當掃石以待令番則幸毋為忽忽解携計如何

答任季方　丙午十月

一步稍近而相聞苦不易蒙此耑書且賀荷容之儀而見念之勤有愈已事仰知德意無以為謝此何足

言哉為一賤息自貽紛冗斷橋和尚其必笑我矣兄
之歸計漸遲且代者未必如得也幸於留薄諸事十
分審密使之置水不漏如何兄之老宿何待人言只
朋儕相念之心則猶恐火之不熱氷之不寒耳令胤
手疔喜其旋已只是晨居屢移訛言不止憂端之積
奚翅終南每一念至忽然忘生今日吾儕命好者先
死不然者只屬其節義不臭其身則斯可矣華陽之
行行禮後只消數日而已數日衣冗益厭煩囂正作
思山之病鶴耳西北儒蔬糲與共前頭則此亦難矣
然季周不欲逐面開口故雖為人之事亦不欲多與

人說及矣執事若更周急則何幸何幸戶籍事當依教爲之耳令兄舊衣在渠輩極其榮衣何乃費辭如此綈袍戀戀昔聞而今見之矣辨疑校本已直送於草兄矣

與權思誠　戊寅五月二十六日

旱炎此酷伏惟學履奚似目前病暑固不足言而將來軀命不知所脫如兄通務必有所措畫庸拙如吾末如之何也時烈奉親粗過耳秀弟進往門下幸力賜教誨以終成物之仁如何如何頃書所教酒狂云云固如前言之戲然聞此弟之說則不可謂全無是

事似非所望於高明者也然如兄盛德必不為所囿此弟血氣未定幸望痛抑使不至喪其心性至祝至祝且此弟雖讀四書未見意味欲令讀朱書若干篇俾長文理後更尋舊業未知如何亦乞量教

與權思誠 己卯正月

献歲發春恭惟學履增福慰賀無極時烈馮牛之齒又添一箇志業台荒心志日塞以此尤欲合處以受勝己之益而不可得也就言從兄時琰氏有胤年當撑對聞兄妹兄韓生貞有處子頗嗣為兄弟兄須量宜左右之如何既以不教之弟恩兄而又發此說人

固不自足苐欲知堂姪之賢否問諸明兄為可

荅權思誠　己卯七月

暮春一别凉飇已至聽蟬懷風心神長往昨者始見四月十二六月十六書盖以新嫂受言深藏遺忘至今也愛玩之餘感釋可喻不審信後静作珎慰否弟半歲病蟄退步無餘惶恐愧縮將無以見朋友也前日鐫誨自明甫兄傳示寔感以德之愛无容以謝然弟自哭子以来心神昏憒朝言夕失全不記前事而兄書亦不深說未知其為何說也幸乞詳以提示則敢不盡底相訂所教昏事從兄亦無他意想亦依示

施行耳別紙未蒙之說妄論求教切乞無惜批誨千萬幸甚少弟驕惰之習自不能除而乃兄不能相勉以小旻之至情無感乎其不進也不愛之罪何處可逃切願因其得進門下痛賜嚴責使之有以惶恧發憤而有所進益則一家感德何可盡喩更無以恭人之弟相視也均藥春採無儲俟秋晚鍊上伏計

答權思誠 己卯十月

曾以書付舍弟略稟鮮職節措而不敢深說以俟萬一出脚不得不再累高明以為生行死歸之計鄙書未徹事又了當而兄教忽至實有慽慽於心者盖除

拜之初有人來言向背之說亦如兄示而又曰勢有
掣肘不可望耳愚即慨然發憤不覺心膽焚則趣以
書叩諸相切時宰曰其果然乎凡有血氣者莫不為
明主死況如其之猥蒙　聖恩而適遭此會者耶盖
自是胷中有兩人焉一為朱夫子一為蔡西山相持
不決者久矣而時宰卒無郭竟作天山之象而惟是
畢義願忠之誠猶炳然如丹也盖朋友間相愛者或
勸之進或勸之止而舉此義相警咳者惟吾兄一人
而已初亦自疑其所料之妄也又承明教乃信天馬
之性猶有秉彜之不泯者也然地位二字始亦未及

致思焉蓋聞有理到之人有理到之言言若偶然而或中於理人雖芻蕘何害於效忠之道哉以是僣不自揆而妄有疑意今聞高論奚翅較三十里也欽仰欽仰至於為親之論竊有所未曉世人有欲忘義趍利者則必誘之父兄父兄信或有強之者然與其從令而俱入於不義曷若開陳而俱出於義耶今愚一毫有出脚意思者為君非為母也希仲之云恐出於傳者之誤也取女之論固惜其時魚之多骨而吾儕之勸之者似未甚成人之美故有所妄論非獨為彼而已也前書未發之說以愚所引朱子說參攷則似

以為分曉今乃復有來諭殊為恫然蓋或問固以全
靜之中未有知覺而但有知能覺者配純坤矣然未
有思慮而但有知覺者固可以配復而同為未發之
境界矣何必獨以未有知覺者為未發也蓋人心有
動靜之二機天道有陰陽之兩端而已不聞有覺與
無覺而未發思慮則同為靜也亦不問陽生與未生
者而未發春夏則同謂之陰也兄固以為陽已生者
而謂冬為陽乎以是而言或問及前書所引朱子說
可以相證而未見相妨也未知如何可更叩金恭叔
而見教也且夫為天下持綱常之說來教平正的當

矣然兄每以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為出處之常此固
然矣所謂道者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而三綱五常
最其大者也若果置此則其所謂道者果何道耶愚
恐出必扶此然後乃可謂道合也又謂此皆吾分内
事為天下字未安云嗚呼天下萬事孰非吾分内事
耶孝者固吾職分而忠者為君上發者也是亦職分
中各有所為也若如兄說則張子所謂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者皆為
未安耶然此皆率意信口無所經據而言者也幸乞
回教勿遽罷休至祝至祝希仲數過從否如見此友

可以此紙示之而還鄙所為妙不欲煩傳外眼也紙末申戒敢不服膺當標壁上以比上蔡鸚鵡之訓矣

答權思誠　壬午六月

顏範久阻嚮往彌勤遠書知為況之適甚慰甚感貧窮飢餧固是伎生本分而今春則幾不免於死且菽水之奉或不能繼不孝之罪孰大於是承喻以王涎之事尤切懸惕也金泰叔東去之後想得相問否其性說頗嘗何敢粗窺得失惟真知力行使此理卓然見前者為庶幾也但泰叔說大槩以為性理而已也所以然者而已一而已故仁義禮智直性之用也非

體也其說似精微引證甚博然似與朱夫子當下論性白直說破者有異故嘗問之曰朱子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曰仁義禮智又曰苟且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又曰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於生此四者出來泰叔說如此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理面包得四者若錯看朱子其中含具萬理之說則便如此當看性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一

句又曰今人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瑰其間須知性之為體不顚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云云此數段者果有如見所謂性体而仁義為用之意乎又㭍叔每說性是太極也太極一也非四也吾又引朱子太極圖第一圈白處列書元亨利貞四德者為證且告之曰朱子說如此圖亦如此然者之者自有淺深同異兄若果拈出朱子說曰此是指性為体處此是指仁義為用處段段說破則

鄙意𣁋矣恭叔極以拈出二字為學者大病此書則尚未復也大槩前後反覆不過如此思誠試下一轉語剖析以教至祝至祝最初答二書在明甫處如蒙不鄙並取看證誨如何坤復具屬未發朱子屢言之至於所記論性答藁自謂論定之後而其說亦然但中庸或問則不如此當以中庸為正者恭叔說似得之未知如何饑飢麥登古人以醉為瑞今者為兄所祝却不如是幸切戒之勿以為借犯如何千萬為道加重

答權思誠

夏間以一書相報不謂至今留滯此又承書知為況

之適何賀如之時烈奉老仍昔餘外不須云喻示旨
事常以未教劣息不敢當禮為懼凡反有云云耶右
目全盲又侵左目而不害為朱夫子則二父之所望
似不在他而周恭叔之娶雙瞽而全信伊川美之凡
之責我又不當若是耶新迎之難便誠然卽當定吉
以報而適在客中俟還家當仰讀於伯丈家也前書
所論恭叔說幸商證以示也

答權思誠

惠書知到舊庄極用喜慰未知更留幾許日子耶若
在晦間當就叙伏計未裁之說朱子於甲辰歲作記

論性說曰此篇出於論定之後而其說與中庸或問不同或問之作未知定在何年然若以章句序觀之則當在甲辰之後然則或問又為最後定論也以此鄙泰叔說為得之矣性說既與朱子說節節相遠恐不必更惹許多葛藤也親事既蒙不鄙推命是從耳吉日曾問日者云歲後吉近更問之則歲前平吉歲後不吉來歲之末大吉紛紜不一莫適所從蓋筮法既廢推循術士則宜有此異同耳大抵納吉之事自是壻氏家事凡若命以歲前歲後則日子當擇呈伏計鄙女之年是丙寅生也自兄亦擇吉無妨馬頭納

幣果似大簡擇日先行似好矣鄙家主婚據禮亦當以堂姪基隆爲之然兄家伯丈爲主則鄙家亦當如是矣此亦更煩明教耳大抵來月中當專伻以送進退耳

答權思誠 壬午

遠拜垂札滿紙橫竪無非誠意所發感歎無已但辭之一字尚放不下猶有一膜之所隔耶從前鄙意似無非盡而尚未蒙開可則信手相悉之難矣自初至今所守一說未有撓奪而紛紛至此此必吾兩人命道奇舛所致耶時一自笑也除是貴亂無可虞之端

兄只合曰友朋之言雖是而實未目覩吾兒之疵之不重也揆以義理似無可辭之道云則友朋之心亦自後然氷釋矣况弟意則雖貴兒全雙瞽猶無他意在耶猶頗無執三辭之禮速賜準許至佳至佳

與權思誠　壬午十月

即此玄黃時節靜須珎嗇邇慰區區僕奉親無恙耳昏事此固唯命是從而俗例皆女家卜日雖遠禮亦是兄命故擇送耳但日勢方嚴遠行或不便耶希中曾向龍宮未知相見否明甫方患二日瘧為之甚念

答權思誠　壬午閏月

始謂車馬已東忽拜俾書如對請儀也此事前此所陳自謂無復餘蘊復致来喻事之難處有如是耶事至於此吾不知復有說矣大抵僕有一義而兄有二道終始守之者一義也量義理而或辭或不辭者二道也義所安則辭與不辭兄與我俱安矣我之翹望於兄者不過如是而已將復何說也近日論議不勝其多而僕每自誦曰寧得罪於今世之人而免罪於程門足矣唯明甫頗持難變之說故我亦益信其所執不悖於義也但有一說不得不白兄也聖人有言父母惟疾之憂今速昏而害於疾遅之而利於病此

明若觀火之理而兄必欲速就此則友朋之所疑而
弟亦不敢知也雖與他人議之僕猶當奉規況將為
我一家人則其切於私情者又豈淺耶有一人言思
誠若失昏於時烈則將不得與士夫結昏故如是欲
速云云吾與兄弟駭之曰此甚非所以待吾思誠者
也若有一毫如此之心則何以為思誠云云其疑之
也雖其失實然兄捨至明之理而不受明友之深詆
者抑有甚不得已之説乎當此是非紛撓之際實莊
然不知義理之歸只是執之也固故有前說憂之也
勤故有後說僕之腎肝至此而罄竭無餘惟兄揆義

理財事勢以一言付之秀弟而行如何如何岑雪後脛惟乞行李慎攝

與權思誠

覆書照未所言如未當理乞復賜教也第想人言必以為左相之入必由於此漢故此漢亦不敢安而求去云爾若是則極可惶恐弟實聾瞽杜門長卧雖論議如山孰從而聞之枕邊有紙尺數箇因答兄書一月僅用其半可知此間事矣兄有所聞幸乞詳示也聞指旨以賂者必受冥福不能無望於兄也

答權思誠

垂教甚荷為謀之忠苐闡理之當為者為之而已若先為得失慮恐有撓奪之惑也吾儕為圭庵之屬而僉兄為圭庵之所為屬故列書於单辭中向晚當以淨本詣請僉着矣語曰唯大人能見大人唯兄與此不患利見之難矣下方云云何不思子貢一言智不智之訓耶

答權思誠

連見書慰感此疣病也而兄欲與下同豈君子誠實之道耶義同而兄以為異病異而兄以為同無乃欲學公孫龍耶呵呵前覆來便往歸此中人抻置墻隙

云今玆並呈耳

與權思誠 癸未九月

秋老風剛遠想學履對時請勝引領馳神不勝悵惜時烈病狀如前懶惰日甚日用之間但覺有無窮忿慾橫在心胸雖甚惡之而亦無消磨之術奈何奈何七月望間得拜手札依舊是韓昏之語雖甚憮貽而尚不能無餘望去月得奉伯丈於炭谷聞凡意大定已要伯丈訪他可者令人震駭不知所措然亦想其疾已無可虞若是則既與僕已言定又曾納吉何可他求也當初疾苦之日論議紛紜而僕則每引程門

不動絲分僕則固無今昔之異始兄之所以持難亦只以朋友之言而已今則異論何從而起兄亦何說而可辭也故敢専伻以請幸乞更命以納吉諸儀必於此冬成禮如何如何如此而尚執前說則實乖義理義理之乖而兄乃安之則信乎天命也夫吾未如之何矣僕亦無憾矣幸祝商量而教之也情竭辭窮不知所尉伏惟恕察

答權思誠　癸未十月

蒙訪已感復此伻問慰謝並切況於百尺竿頭進取一步擺脫世間淺丈夫規模直取第一等論議此實

從前鄙劣所望於吾兄者而今乃得見爲何幸吉日已卜於臘月念九方欲伻報敢憑貴便以致納吉之儀自去此更隔兩月其所周旋不患其太迫矣但此處癘氣益熾難保其無事是可慮也

與權思誠　庚寅五月

二哥來欵備詢動止甚慰傾溯卽日履用尤佳前書有失平之示是末疾遠然向安想已久僕昧於攝理仲春所患訖玆彌留卽今所患蓋非俞扁不能治療自分朝夕視也前書所詢久欲奉告而煩付毛穎已訖與二哥想可面達也警誨之語實大君子愛人以

德之事鐫感佩服不能容喩不問有無而戒謹之心當不敢緩也只是疾勢如許在世無幾恐不得修治以卒承吾兄之餘敎也苐望入地之前毋忘勤策則一息尚存之前敬爲服膺也兄亦益務大業使朋友與有光榮也二哥久得相從忽然告歸病懷益悪無以自由

與尹魯直 舜擧 汝望 文擧 吉甫 宣擧 丙午十月

仄聞魯陵丈來歸伏想具在之樂不勝歆歎也膝下之榮自是本分不足爲賀只朝家搜取賢俊扶持世道則非小事也不然則私憂又深矣美村曁大哥屢

得書未逢便稽謝抵茲罪悚罪悚甑山間以次孫癱
疽至要東陽以去未知差劇如何憂念憂念時烈為
行賊息昏禮復邦已久在山時猶得以早晩佔畢此
來一向膠擾蓋無根本可以頓着處故心神少動隨
手漫散此甚可惧者所徵䟦語今始草呈豈望穿穢
聖謨只以求教耳未涯際會氷至各安

答尹汝任 商擧 汝望吉甫

奉辭以後慕用增劇恭承再度耑問感戢難容時烈
再昨有所碍阻日𣳚始逢俞兄而以其侄𠊓引進在
廿六旋即回棹頽與過江連枕乃登西崑村家逢曉

觧携而歸方與李兄侍坐函丈矣表陰蒙許可可以
諸文字申懇也病錄當依教女兒事勢如許柰何苐
更與李商示爲望竹請亦自碑所優送若前本與石
緯繐則當更以此紙寫去而來紙當送碑所任其費
使云云故還納矣先狀猥賜誤托極不敢當且念此
等事容易見屬亦非賢孝君子之所宜鄙拙於此亦
難爲說然亦不敢奉還姑拜受且着如何耳蝎病極
不輕而所以待之似緩當以癈疾自處人事云爲一
切放置然後庶可收效朱子戒門人有病每以捐書
册近醫藥爲訓書册可捐則其他又何說俞兄亦言

之且病緩不及事矣後期未涯甚切悵惘

與尹汝任汝望吉甫

炎霖交劇未審僉衆履支勝否溯慕靡極時烈奉親粗遣自被召旨淹留月餘不敢為輕動訃令以赴哭之稽大被四面之責自起初訃未必全是十分令以私馬將寸寸前進以為赴哭而不敢為赴召意然此中窘速之狀不可言喻聞僉知哀侍離邸已久想已稅駕女兒來時阻滯在懷乃父躬來將率去水前後懷襄進退不得與留鎮北渠以哀次之稍近也不欲彌入深處故其母屬已來見而歸耳坡碑曲折 又曰

静伯聞之區區皂鴈固不足為輕重而且為晉地俗
下詐似不敢向人開口矣然慎齋李友入城已久想
已有歸一之論矣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便回伏承僉哀患札恭審嚴沍哀履支勝慰感交切
女息果以七日發程耶連日風雪仰北涉遠殊不能
不念也時烈病情甚苦不得已就申友近處為討庇
議藥許有崔生耐疏相從志雖篤實恐生疾病有慎
齋丈竟不免銓相之狼狽未知終如何出場也俞
兄去就固自知冷煖然昨者復違修撰首注天心猒

薄則似無冒入之義矣錦友復違進善之首而渠亦有初九之確乎矣

與尹汝任汝堅吉甫　己丑

歲序忽改伏惟僉哀孝思益復罔極未得奉慰衹切耿想時烈奉老迎歲喜懼增深亦自顧念犬馬之齒漸向衰謝孤負父師期待之意恧怩悲歎寧以為心女兒無事入來而其母病亦向歇私幸難喻只是其母苦歇無常以是為悶崔生累日相從遽爾告別極令人作惡俞兄書讀過數遍不覺爽然今日用舍豈獨一身享缺此亦是默觀之一端也張藁曾於逆旅略

着論理氣數板其餘未見也今承来示不勝憮然婺州百恠層出豈非伯恭有以倡之然無伯恭之學而弊過之真所謂直是惶恐者也時烈方待 批命直淂逓免唯時之望時氣甚寒唯祝節量自愛以副遠誠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前後書一一拜領俞兄鷄約三昨力疾徑赴中道忽聞渠有穩城之命驚惶罔措豈料 聖世再聞此報耶未知幾日聞命幾日登途耶言路諸公緘口縮手任其過咎耶凡百悶鬱幸望示喻也前書諄誨一一

的當敢不依準但大病之餘神思衰落把筆運意茫
然如雲霧填胷雖或强為恐未恰好也數冊並受時
烈業已成此而鷄山無意獨游計當蟄伏鎭村為數
旬調養地耳疾勢若减歸時或可周繞拜候而不可
幾耳武兄李家或有北便耶一書以為早晩計幸傳
致嘉林如何其家想無止泊餒餓亦可念而如我者
無以相助只自傷歎而已

與尹汝任汝望吉甫

比日蒸NA未委僉哀体履支勝否區區瞻溯日益勤
止前日僧還造次草謝迨切歉歎疏李洛下諸人既

將等待此當更加商訂而病苦漸緊未得下手可歎
惟乞僉哀與俞兄更議要到十分恰好如何前李文
簡公一段儘仔細無復遺憾而但覺微有支煩略爲
節省如何前本送彼彼答如何近聞嶺外大閧不復
以士夫相際目以夷狄禽獸而黜申碩亨諸人可爲
駭歎時烈近日又患腹脹食飲頓廢煩悶日劇未曾
見如此而不死者亦奈何新命呈病乞遞已六七日
未知如何出場申丞宣辭疏肆忿無藝令人栗身退
溪集奉納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炎氣往而愈酷伏未委食哀履候支勝否前日使回謹悉覆意昨夕柳谷禘到前月二十二日書教意諄複感釋尤至時烈屢月呻痛之餘脹症重發雖是運命所關亦豈攝理之昧方耶朝聞夕死之義雖不敢不致意志氣難强非他疾之比若不見已則遠不過數月卽無此身矣只得靜俟而已病狀却蒙回諭謂理上來衆議皆謂連狀絶不敢云將不免入小文字陳乞白嘉林辦草訂本甚好然有更商量處始欲因入文字畧攄愚忠而並以此事叅入强起把筆輙復昏憊未知古人臨絶尚主張者何許精神骨筋耶嘉

林藥料無見焉不知滞在何處也永鄭了書銘傳伏
許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數日前李兄禘傳惠書奉頋垂意如獲面承慰豁當
如何信後淺暑尚酷不審僉衣履支勝否時烈病勢
始甚危悪自服柳藥却有遲回之意雖無顯效亦不
猛進倘曰此遂收刼病之功庶有生意矣辨草病中
修整輙復意思䦨珊始及半逐倘過五六日可以訖
功矣第聞 聖意於邪正顯示左右右台以辨明忤
旨極被奴詬云世道無復可望不如十襲藏之以待後

世之公議也且宗伯與亞伯表裡挾稷等以脅朝廷
聖明已墮姦計中不能轉動故彼氣日增此意日縮
道之顯晦實關時運浩歎奈何崔生遠走急足而致
藥物其意甚勤不勝未安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病裡瞻傃一倍增苦玆伏承惠札恭審僉孝履支勝
感慰並至無以容謝月初在沃祢拜問書並別紙拙
用慰戢別紙辭嚴義重開發良多雖甚童觀寧不破
蔀但鄙意今日之事以大小言之則三綱斁絶議論
固有先後之序以本末言之則 聖心未肯遜志求

道則言之違足以惱激　宸衷矣去歲八一文字極言春秋大義垂拱罰矣雖蒙優奬從此便成枘鑿今已在閑地而復眩章疏似犯數辱之戒矣故昨來辭職之疏只繳進朱子論學及論天理人慾劄以為聖心若於此然達則事無足為者而闢邪衛道次第可舉矣盖亦以為之兆矣厥後見張諫疏夲則詆斥極峻至加以無君之目遂悔彼時不能詳審冒罪進言以實其罪名也然　聖批亦無訑訑之意故欲待暇使回還詳闡消定與若干同人聯名明辨然亦未知義理之如何也疏夲以嘉林最後意為正刪定已

訖只無人寫出故未得奉納矣惟是病日益苦醫藥
間斷每強力措斷意思躝跚輒思頹臥未知化兒許
留取此身幾箇時也荊妻血崩自是貫症今日頼藥
即止故中友云然然以此奇釁寧有撥悔覓火之異
耶窃聞四位內憂久亦失寧奉慮殊甚兒女間將遠
賜病未就見此心益悶嘉林書依領錦里尚不傳前
書或滯濟舘耶近聞錦里遭厄甚慘豈儕流運氣互
相連累耶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前復登照否今朝自沃鄉褫到錦里所傳書謹悉示

諭慰戢無堪早晚尤用銘篆時烈已病滿身妻病惱
心此間憂撓不可名言女行極欲就送兼候僉履而
病故如許只自茹恨此中欲見栗谷全集切冀投擲
牛溪集雜說中不受南衆之閔丈其名為誰今有後
昆耶所謂南之制行指何等事耶南莫是退溪門人
耶且先生與梁生說南滇不怗怗事何樣說話耶此
事每欲面叩而病未能焉輒形紙墨悚仄悚仄

與尹汝任汝望吉甫

居諸倏歘祥日漸迫伏惟哀慕彌極何以支勝溯慕
罙增時烈厄會荐仍已病轉苦之中病妻之症自旬

間頓危屬纊以候者數日幸而一綿生氣回才兩三
日矣曰此已病陡加奄奄如垂絕之人矣眎者趙裒
完培謄送其先挽數絕欲其禘達豈欲考信於成先
生集而徵之耶兩程之全書出自龜山以傳於延平
其來可謂端的而猶雜以游廣平之文至晦菴然後
始辨之然則此等事無古今直是難定者彼一筆句
斷者非上智則必是妄人也曾見坡山有　御題處
士成某四大字明是初年際會時眷章也御意欲摸
出入梓且註　宣廟御筆四小字於下方以傳於世
亦是一事未知僉意如何

與尹汝任汝望吉甫

隙駟倏過伏惟俯就之餘孝思無窮何可堪處病故侵凌尚失趨慰愧歎何極前示別紙高明之見攧撲不破所可商量處曾與諸友面論想皆陳徹矣此間已病漸痼妻疟尤苦今此三冬亦將付諸攢眉上矣命也奈何錦里事亦極怵心莫非儕流運氣所閼痛歎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錦便書登照不崔生来拜領僉書謹悉僉履支安慰戢無已此間妻病數日来忽然更劇憂煎罔措本草

二冊乙亥疏一冊還納混定錄撓未覔得追上伏計

疏中安丈文字多有乙滅未知僉兄手耶如此修潤

寫出回與安丈商訂然後可示於人伏望卒就之如

何

答尹汝任汝望吉甫

禫期已屆伏惟孝思無窮何可支勝俞友行遣不覺

涕墮豈止爲一朋友而已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倘免

雪裡凍死使明時尙無殺士之名則幸矣日夕黙禱

而已時烈病憂愈苦妻病尤危此間心懷難可名言

只祝循變復常

答尹汝望吉甫

前後書次第拜領教意諄複實痛迷胥卽日僉履如何弟以　上候違豫伏在深僻去就迄未決悶悶度日今朝始開大政忽有嬪夫人之喪旋卽停罷事事不幸矣臬誣章甫三司方議下斥而未見脊硬眼明者是可憂耳前示曾述崔事一通云者正爲今日文案令爲奉請倩幾便走告幸須卽拔如何弟幸賴仲氏老兄周旋遽爲人父祖從此庶免窮獨伏想僉兄亦爲我喜也易子之教深以托於僉兄也春兄上來所居阻右不得頻見恨恨

與尹汝望吉甫

不料予章學士遽至於斯從前未嘗與熟去歲夏奉命三至又於私處從容始詳其所存每以為真是稱家子弟與朋儕言及未嘗不嘖嘖也朝家失一良士儕流失一良友此豈獨一家之不幸哉仍伏念僉尊慈愛沉痛不以麻之少精而有殺不意承凶何可堪任且想越中情事哽咽涕零不忍名言德門屢遭此事理之難究一至此哉事已往矣只望僉尊相與寬譬毋過為無益之悲千萬千萬不任下誠之至

答尹汝望吉甫

覆書愈覺愴溺老不哭少之世不可復見矣傷歎奈何先表草定已久淨寫亦以趂限而私家乏人令入官補以納以俟進斥之命矣第惟墓表非一拾已有碑碣則諸節一皆刊省只舉大槩雖無碑碣而陽面若書名字則略其世系而名字不更著今玆草定者蓋從後拾也懸度恐不中悚仄悚仄并以回教如何如何市凡三夜聯枕而彼此俱說話不得甚恨甚恨迎柩日美凡許訪禊佇殊不已

與尹汝望 吉甫

乙巳六月

曾因中洞便奉荅美村書矣已蒙登徹否兩餘極熱

僉兄起處俱勝瞻傃懸懸賤疾逢夏輒發而今則倍加血氣既衰彼勢自強理無足怪也初吉忽蒙自上使史官諭以十行批旨春兄亦攙撥不已無論他事只此痛疾難強奈何奈何即欲復上文字而意思躝跚迂就至今益增惶恐閭黃山院額以竹林批下非久禮官來宣矣如見彼中章甫說與之如何竹林精舍是朱子講道之所而或以晉之沉冥宋之剪插歉焉有問者幸有以解之

答尹汝望吉甫

七山便來傳二兄書極慰戀慕之懷美兄晬於晏禘

拜一書今日想登徹矣甑兄蓬島之徒可謂出谷遷喬矣其湖山之致豈甑山所可彷彿者哉恨不得一棹相從也然如戎久於彼者則早晚當一得之矣蕭寺之會果與草兄有約矣忽草兄改路他去弟亦以老少疾病愆期得便則終不負矣春兄始爲久許相戀雖深亦頗其無歸先公後私不得不如是也羨兄別紙之問果有之矣弟聞北幕因左揆及春兄之啓科後即當召還恐此事無人致力也其書及別紙鄭評事事實錄呈亦有北儒呈文並上呈覽後還擲如何如何披譜以憂患未及校讐校讐後錄呈其誤處

也

答尹汝望吉甫

歸坐篷牖瞻仰高山忽拜僉翰其所以矜敎者至矣非不知尊敬承德而嘲諧之說時發於應報之際幸荷僉兄之不以爲無禮也杆書謹聞命矣深山陳室吾豈樂乎此哉只欲獨語人不聞而大何之耳

答尹汝望吉甫

纔作書以付歸便矣忽於杆便承拜僉書伏審連棣湛樂感戢之餘不勝歆羡也杆兄別紙僉兄所批詳且盡矣第其間似不無可議故妄附鄙見以報於彼

而仍以錄稟後便訂敎如何苐愧處松楸違歲增感
待了墓下一二事欲復入深僻消了三春未知化兒
能不魔戲否海伯荅書栽納

別紙

二譜序文當時副急以送仍請晏見還而欲删潤也
今晏書有催督語必是前已還送而中間浮沉也或
晏也記得錯了均之爲失之也此無草本奈何或其
時奉稟於執事也少輩有謄留者令送示如何二譜
杆也於金歸不曾即示矣

荅尹汝望吉甫

先人傳到惠書敎意謹悉矣只舟行後不聞行止矣
略曰人知豚兒下陸先行想欲經到京江周旋晉船
爾成丈文字苐當策驁以誒取捨之如何耳女兒嘗
許相守受賜多矣幸甚幸甚晏兄决歸甚勇甚慰所
望已在太白來書當屬嶺伯傳去耳

別紙

咸興校位一如成均之數又有文會書院位數亦多
皆官供牲幣今又有新院則非但官力難支人有向
背亦不肯者鄙意只依滄洲享需私備蔬菜未知如
何今日事一切省約恐宜也

答尹汝望吉甫

承審新元僉履若序謝且摃賀茀聞仲氏所若有進奉慮實深諗悢文字更無可改者耶坡享位次隱憂其訖話漸多也洪川兄弟終無支勝耶從侄基學爲傳所聞渠水漿久不入口其不以曾子之悔有戒耶可念可念沂台平日不能無不滿者今日善類更無庇倚始知徒步然後知車之切用也痛歎賤疾數日來略歇然尚不能食飮矣餘祝緬事順吉

答尹汝望吉甫

专便来傳下狀有時雨滌旱之諭德人之居天佑如

是仰喜無任弟久未述職玆聞帿司復將諭旨而來
尢極皇隕也滄浪文字兩籤謹悉苐上籤所謂孫兒
金氏婦亦有古鄭姑之行云者與上文語勢重疊欲
改之云其以古鄭婦攝者孫女金某妻也下籤已托
春兄商量取捨矣苐此無本狀金某無由考出後便
示之如何女兒漸向魅境豈非覆幬之恩也其病情
申生每言心火今承来諭申言似非的見耳苐其女
準禮今已過兩年而天時人事又不可恃鄙意疾速
議親似為得宜也如何如何黃家既蒙前書甚宜之
教適因其有書而略及之矣今拜再思之示甚悔𠡠

佘也然以彼家所尚則未必肎許也

與尹汝望吉甫

虐炎日倍未委僉履何似慕用無已時烈病日益苦運氣可知也昨者綾儒為牛山祠請額踵来托自料疾勢難強故固辭而請益固姑以覸勢為之謝遣矣比數日間所患頓進差歇難期受人㝍托恐誤事機殊以為撓窃念今日此事初不合舍執事而他求況今事勢如此執事恐不可終辭故敢此交臂以請幸望留意如何 或令子仁為之亦無不可程子之於彭冨栗老之於白公雖奏御文字猶不為嫌況此則當

告之以直者乎其来投二冊及厚紙九張奉納又昨夕鄭象澍来言以此間議論以舍鎮奉别塋之為不可故將擇於二者今者地論紛紜以二者為皆不可葬其已葬者皆將迁改故令喪未免别葬而只以此間論議為難以故来稟云鄙意此事未安而地説既不得擺脱則不可以一例禁切故告以須與諸親商議善處而又告以從當奉稟於執事之意幸執事一言以示之昨者洪龍潭錫氏見過為説鄭普行葬處明是絶嗣之地云此言雖不敢信李家安得不動此則此亦甚悶也

答尹汝望吉甫

復書良荷此一味病蟄殊無意趣也晏葬訖無定計朋友所共慇也聞其營峽時洪龍潭極言其非是非惟不聽幾於相失云此間朋友未如之何也今日只在鄭哀尉及其兩婿而已牛院之諭謹悉非惟此院愚則每戒其新創耳

與尹汝望

秋已杪矣未委湛樂之餘啓處珎未曾於息便裁答要致想蒙登照否莬裘之計將如何每想九峰之勝此心極飄然矣兄許若成則分半之約弟當必遂矣

弟若先着而兄或差池則虛費經營而徒犯勞擾之戒矣必欲視兄為前却者以此也幸望堅定以為暮年相守之地則真拙者之幸也金槼輩誠信可仗何必官家晦翁托某守使密助窮交若一向以此義相處則亦可自吾要之似害義此則更在商量也鷄岳之約何日可踐始起此進外城約諸兄諧至鷄岳仍經略九峰而歸以明兄等待孀女迁就至今兄若先至見招則不時追拚矣每於玄繩中見二先生與龜峰商論溪山而終不遂此真千古之恨也令吾儕且吾如此無乃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耶昨家便回

自隋城得大家廿八書報以安善矣

答尹汝望

暌從愈久別懷愈惡玆拜手札如奉笑晤珍謝且慰況聞與武泰邂逅且有過江之行並是勝踐尤切欣想弟曾往親側設小酌宿懸忽值表威不歇而哭方用慘沮旋聞家兄得遂專城之願稍以為幸搏生劳悴可念今則事漸向汔弟家事亦殊歇後當與燕管以不至太貽憂念也舍兄將母之行謂在來望云那時庶幾嘉林約而許兄已西矣寧勝欽然耶吉兄靜履相益佳造詣日高欽仰不能已

答尹汝望

猘隕中伏拜手札恭審霜寒愆候未全蘇健哀感之餘奉慮亦深哀孤襄事未了日夕煎熬自已疾恙有不可念而亦不得起蔑以致自盡真是天地間一罪人奈何奈何飲食之節自葬前承函丈遣子弟敦勉已喫水飯比日則又於疏食加菜過此則雖病不敢輕議以重罪逆病若有進則亦當謹依師友之命耳何故不天至於此極以貽愈慈矜念耶痛泣痛泣別告盤谷尊兄春間伏蒙以僭草宋泉谷狀面訂於函丈以示其拾遺數事極有不可漏者日者泉谷之裔

来督以浄脘而元藁并見訂見失殊以為撓煩為更
記以示如何如何伏聞函丈痁患頻發伏慮無任

答尹汝望　丁酉正月

歲前屢承恵書衮感且慰即日履端盛候洪休孤衮
逢歲增隕奔朞且迫更無所逮痛慕奈何玆又嘗
聖上懸念醫来軫疾冒任災生之惧隕縮難容大哥
所寓昨午忽然失火雖可驚動惟以温兒得免焦爛
為幸頓忘旅焚之歎斯豈非盛德玆庇耶第以已前
每念其孤寂曽與大哥議徙興龍或濠上令大哥微
與稟知况今蕩析豈有黙相者哉龍濠但可愛若以

虛受山水為不可舍亦可用數人戢理而居此三者唯令慈從長指定如何如何若以小小一不幸仍令還歸則如我孤獨何以為聊極用切切更乞矜念復循也此已令一戶壯僕相隨從此庶紓憂念也

與尹汝望 丁酉

曾以一書八禘獲蒙登徹否即日靜中起居珍否孤哀視息苟支所中之月又見將半表兆之事漸漸向畢日夕隕泣而已幸而令姪不鄙答盡而孤哀精力凋耗不得強力對討始知自己無受用地雖師友亦末如之何頃溫兒以廬中有客不肯來見老懷益無

聊也

荅尹汝望俞武倬 戊戌五月

别来戀德倍深責然手札自何来傳指目披對頓覺沈痾去身也信後熱甚僉兄履用增重示諭士老文字殊不敢當亦歎此事尚閔甚為一番前輩嗟惜而今日巧匠縮手欲見代劚者血指何如耶惟願更思也甑山不及芙蕖問安何如已有菩蕾消息否此處已有三四箇出水者只怕太清真耳暑甚惟加愛以副遠望

與尹汝望 似己亥

兄来幾日竟失一見病人事絶可歎也苐終不敢留
兄足疾未瘳似未卜歸日唯望矜式士夫以毗 聖
主之新化也行色似忙未得就缺 何恨何恨吉兄有
来意姑倚馬以竢目痘藥問諸春兄荅以無有可歎

荅尹汝望

恵禘慰甚兒少尤喜其安也吉兄已東否大哥治法
甚可慮昔賢以疾諭國今若還以相證則徙木臨謂
之時其可效乎亦非嘗試之地幸加十思如何草兄
其到興衙已久矣去二十五日因病親疏賜對以古
今異宜所言難行為教承旨請給馬許之云矣想其

快適當如何也

荅尹汝望

今日始得陽氣畧有生意矣卽日靜履若序大哥亦仍昔耶此間事不須言也葬事始為兒孫輩欲就前婦之麓矣日寒如此不忍令兒輩冒觸北上欲於近地用炭槨安厝置在迁不迁之間耳除是心懷甚惡瞋目長辞是為善策耳老妻病病思見小温輩幸暫許之如何只聞諫院欲並劾三相為張鍵所敗兩司一空三相並入國舅兄弟出去海䟽復至詳論又激此身職為亂階皇恐悶縮不知所出也李諫去秋下

来甚得從容豈料以此相餉耶可歎可歎

答尹汝望

梁裨傳到惠書别紙每欲修復呈稟而病意闌珊把筆還止者屢矣玆於營牙襦復承申教幸荷實深賤疾間時如曾無疾者苦時則若不支頃刻者盖元氣虛耗暑熱侵凌而然爾端窆今日不退則已入土半矣北望悲泣涕淚濕衣矣病勢如此寧有歸廬之行乎而曾見方伯書謂我在孤雲奚仲則謂在黃湖今來示又如此雖瞿曇千百化身恐未能如此而坡公所謂平生所得虛聲皆此類者真為今日道也别紙

去夜觸涼寒作今晚始得擒霞誠裂甚矣只俟繩斷之賜耳

答尹汝望

子仁来傳患札承誨詳悉無如此一番者忻幸無已鄙意更竭無餘想子仁歸達於廷燮之際也大槩今則可謂異勢者同歸矣而只春兄筆事須差他成氏家想必悶悶耳林鄉之論亦須聲付大抵愼不害也郝妻之變邑人無如之何只邑宰與長官財處得宜則善矣某尚稽錦慰歉恨在心也所受續編何間斷定今因韓生如玉聞陶山遺藏尚多恨其聞之之晚

也栗谷添潤處和叔之示似不可泯沒幸賜収撿迹
此東伯未遑時使之理會如何且其板本僻在海曲
多有可慮且欲印者亦意阻為告東伯移置營下或
他稍近中途處如何

答尹汝望

纔有專書下狀先至感荷無已時烈年衰心弱不耐
悲苦以其柩在空舍念其彷徨於我移殯則其外婿
日夜撫哭甚撓心事也乃翁終不覺知否尤用惻愴
目承二孫瘳可幸何可言俞兄家事言之痛哭天不
佑善矣奈何奈何其承重者又不能保則其家滅矣

天道亦豈至此耶次孫病益危焦煎益不可堪大抵
吾儕今日運氣極不尋常默觀必能覷破矣

答尹汝望　庚戌十月

前承禘中書謹悉慇然見恤之意未知古亦有今事
否雖　聖恩如天得全腰領然細聞鞠廳所不敢啓
之言人臣得此名目寧欲暫容於覆載間也無非窮
命使然奈何奈何日者進往圻界山谷中冒陳疏章
而歸杜門深谷日祈速化而已未有面吐之期歲寒
加重

與尹吉甫

曾過林廬適在親傍未得迎拜茹恨之心實如食物之在喉也茀回懷鄉諸友槩聞談晤緒餘稍慰此心即日秋老静履若序弟病状仍昔雖欲黽勉着書氣不從志頹惰度日徒自咄嗟而已前書倫要起處想與明甫消詳未知終得歸一耶坡山碣陰已往復於浦諸耶以鄙見言之則傳後之文決不可草草宜八往九復必使無一字之未安然後可以入石若以煩告為難則當依朱夫子說或姑無刻亦一事也曾以奉稟於東萊兄或以轉示耶萊取直向任所不堪濶遠之懷聞兄復有新除此非埶伏者所宜然倘来又

何足介意耶

答尹吉甫

長瑞甥婦之喪出於千萬意外極用驚悼前者下弦惠書今日與訃偕至而無相吊語未知滞在何處耶未委窮陰凝閉履用如何瞻仰索非虛語也弟自病後酬酢甚苦只携一姪子在俗離山深處已半月矣始欲投入鷄山近處奉邀承晤以膝下之稍遠而中輟早晚或可成也業音誠不堪負絶而越鄉稍近想同喜幸也與濠别紙未得奉玩只自良來濠備要證訂者同濠潜論以報于函丈矣弟擬於來望出山耳

得少箇人事還就山裡爲計也

與尹吉甫

履端並納休佑資賀無已時事轉見驚心屈左徒欲長年見時人出場者是何心哉弟奉老添齒而心思未定一似稚昧時未知何時少有進步之功耳曾於夫皇紙尾伏承數字之問慰釋難喩弟復叨 恩召踧踖罔措欲因辭疏畧陳布粟之戒而兄每有時義之說未知今日之義正如何也遠未面稟甚恨甚恨思誠果能西歸朋友之幸也辭免後進候外城彼時庶得盡罄矣

與尹吉甫

在懷修覆將付賢從之歸少輩善忌未及恨恨雪後靜履益毖弟為運先表来寓双溪寺事甚差池今始復睹然斅日禪房還覺動中有靜也濠上禘書想為諄諄而尚未拜領矣武兄之蒙赦喜不能寐豈直為渠也想同此懷也歸林想在歲翻来郊相示也莱信近隔未堪懸欝

荅尹吉甫

手帖承慰　恳命是倘至何至若是殞蘿若如来諭弟則發出狂其已久矣誠凡每説君召以奴名呈狀

甚非所安然只得循例放過今兄其與此兄商量而為之耶弟新年重患寒疾半月苦痛比才向蘇耳示諭道字晦翁嘗言為士而學道猶農之耕也舍此以何相勉若以為嫌則前者或承見說豈相恕之道乎好笑聞讀朱書恨不執冊質疑也武兄已至嘉林否佇竢日暖乘舟下去燕拜桑下也

答尹吉甫 癸巳

時序已暖未委動履神佑慕用區區前後惠書長弟承領彼時為先墓岑底有小幹經月三旺始歸用是稽謝雖免譴過自訟則深矣自艮禘書宜有僭報而

披拜之日訃已出場矣厥後曰人聞知蹏遆喜遭順境也苐未知蹏旨如何鄙意則以為粟老戊辰之蹏不可不罄底以達也如何如何弟自家兄弟奉老歸懐属頁菽水粗遣此常分也無足言者當俟暖勝為訪嘉林兼進幽居未前加重

答尹吉甫

瞻仰中伏拜垂翰恭審窮陰履用佳毖欣慰不可言耳聞刻事就緒尤以為喜弟家新經此事誠有多少難易也俟日温苐當印呈以求正也尊仲令兄未得脫出以供其人相其大不快活如自親歷惰恠未知

曲折然亦豈造物憐我輩窮索以促其南徙而俾得相依也耶弟以妻母之恳遣就剃布京口孙坐空山殊覺省事始知王福之言有味矣昨曰趙使作書孙山之會想無凸凹深企深企三山書當敬致也仲初欲戲之云已作劉元城復學范居巢耶可发一笑也

答尹吉甫

惠誨深慰如讀柳雅而見睿聖又深欽服也晦翁亦嘗有上酒語豈聖賢亦徒這裡做耶春令將申學履想益超勝弟數日有薪憂自昨少愈目廣石拭姪進往料理想費指揮何其與虗受一切相符真是奇事

嘉林書回的轉致切仰

答尹吉甫

前日禘中書殊用承慰即日靜履何似弟老人所患尚不快復小小發作時有之人謂水土之傷故近將奉歸懷鄉昨今遯行用是不成浩歎奈何過江之訃謹用明戒已報市南且休與朋友說話亦異於乾淳時耶昨得隋書皆安信可喜

與尹吉甫

從游愈久別思愈惡即到養正齋聞兄少欠天和仰慮無已昨與伯憲溯流懷鄉長少已到猿亭舟未艤

有急呼知有新命沙際只叙寒暄脉脉而歸卽將向外城大哥連響之約不可孤故謹此委通明曉津迓于遡如何兄與草炭擬岑佐炭防松栢遂被膠擾豈同病之憐耶仍乞諸友皆言今番特超不可狀餘云勢當入文字前後頻仍思竭意枯兄須為草短疏以付大哥至仰至仰諸友廣石之會非明則再明矣

答尹吉甫

前後書長弟承拜餘旨衍衍每讀之使人心醒暑雨蒸劑伏惟起居燕超弟久患阿堵方其痛時幾於狂呼今幸小定而餘症尚苦悶悶大哥美尾雖似觖望

錫羨之慶亦豈遠哉仲氏令兄去就想已決大槩不
從函丈之教則當從武仲之評案無兩全之理也弟
再上懇章方俟嚴命而大哥方幸相守講討兩以病
故章皇分散甚可恨歎南宮上舍有來意不勝翹企
二畐終日目擊莫能彷彿可歎神思之衰落也若將
奉面可更消詳也

別紙

生董對頭生曾聞佛者說有二人争辯一人說生董
生於樹下一人云云蓋生董決不生樹頭邵子篤信
程子故云云然一處說生是生董樹頭生花是生董

樹頭死此則依前說說亦通矣如有明見敎示伏望
内聖外王尋常有兩趐對小兒未免强說殊可愧並
乞明教之

與尹吉甫

冒雨歷茲不得奉晤殊用恨歎行色甚忙不得周繞
又未知僉兄在其處不相交臂否隋城令兄出場便
好可喜弟纔上三疏未知入時採否晦翁打乖與康
節異後學將誰學歟願僉兄明教之也聞尊仲氏得
能譚添一祿隱可喜秋來㑹賞又喜得主人也弟為
扶衙一旬計僉座戒稅山堂庶可頁笈以從耳柳烱

甫不意作故可憐恐奮兒不知漫及之家語及䟽劄

一冊完璧

答尹吉甫

尊從之喪出於意外不勝驚慘始欲歷慰中路忽聞徐載通被逮轉慰其慈闈直徑到扶用毋初計殊用悵望玆伏承崗翰喜審服履安迪海伯令人氣寒豈曩時變異之徵耶渠有變異敢言以至於此而仍基莫大之兆階此眞槩孤之疏歟痛歎痛歎下詢諸說何與兒覬只欲回護至論敢以別紙呈塞百初三赴外城喪餘未前欲過江邀市南做山寺數日款須兄

駕動着然後可卜耳大哥看大全幾許自聞此事喜得我師如抱飢渴也

與尹吉甫

昨覆照未過江之詐當如何兄或先往討一寺兩招或臨此並轡唯商處之所論朱子說反覆看過終是赴舉意為多但未知者葬之前後又是一隔瞙子耳

與尹吉甫

水原之耗亦自聞之否晦夕由善令家奴自坡歸傳內簡則尊仲氏自廿六猝中風症語音不通全身不遂搏也逮曉即發到新灘則專足亦至搏也方且食

却之疾驅而去其報傳示其妻而小奴失之云莫知
如何俄得士元回便所傳數日間三次氣窒云大槩
極重矣世道方否此兄固宜如此此唯是賢姪初二三
大風大雪溯北疾馳尚能保其性命否思之不勝悲
涕且其去時弟在親傍其行李亦不照得管任其蒼
遑尤切傷歎弟昨夕始聞其如許且聞女児蹄笑度
日不任慈念冒寒来會今晨又發而非男两家運氣
不佳亦其宜也奈何奈何聞湳渚諸趙皆會水原云
今曉此亦送劑手助其事而亦非久長之道以弟意
則遠去親戚尤非病人之所宜待其少歇輿歸邦族

於私於義俱得矣兄須商量指教仲氏家如何如何
慮兄或未聞知敢此專伻

答尹吉甫俞武仲

曾上西山睠焉長盱忽以兒病下来煎熬之中得林
江手札及吉兄尾問恭審晴御安稅病亦設緊喜幸
可量兒病若是危篤於命無奈而忍視灸焫如弟心
弱者既不忍聞矧忍見乎此間情懷不可盡布始擬
自西山進候人事喜乖此後又不知幾番蹉過旬然
當不出仲春旬就達請州人奉享宋泉谷於書院而
誤托以状謝不敢者今四年而請之益堅不得已近

将脫藁而只是家乘止數十行文字只叙官聮而其
言論不少槩見甚可歎也攷其出身在於萬曆丙子
處臺閣在癸未其後旋出旋入想此老於陰陽之辨
不但黙黙而已抑有可稽者耶家乘但言為激所惡
出為鏡城云而又在癸未之前則激亦未甚敗露之
時也此處極要消詳伏望僉兄明賜指教也

別紙

兄曾為宋老為俎豆之役其時訪得事宲有加於上
藁者耶頗聞之此老曾孫名文炳来言宋老夫人之
祖承旨李文健與聽松先生交道甚厚先生所與筆

札今在其家云未知李丞旨本末何如人也謏聞墻面不勝慚恧耳

答尹吉甫

伏蒙仁私俯賜矜問下誠不任哀泣之至時烈等忍死逢歲尚何言哉淺土權安新訃杳茫非有饑荒師旅之故而只緣罪惡彌天益罹艱咎祇怨死滅之遲而已先狀僅討於散秩易紙呈納猥荷賢子弟承命来辱若諭以滌罪之趣者然凶慝不敢走見所蒙箴教謹與啇禀而竊恐以膏洗垢卒於緇而已也微聞氈山座下門内形跡前後相礙奉慮不淺

別紙

伏蒙盘谷別諭益切恐悚茲數字者專自鄙臆權衡則誠有所不敢若因一時見成題目而書之則不必其人而能之也予寧以他覸我敢托令胤而達之幸乞諒察林江不必分疏之說誠然然自先庭盛言之則可矣後人辨白之道則一毫未盡猶為可憾安知後日必無今之君子耶

答尹吉甫

伏承下書恭審行李已稅駕候請健衰感且慰孤哀日月不居練日已迫號慕彌增不如無生方到公境

與地師料量新兆未知終出于此也時烈事蒙兄出力周旋感荷寔多別紙乜感眷愛之甚然尚似有未悉者畧具別幅耳

別紙

孤哀在墓下時朝夕拜哭及考退溪集以為練後行之非禮蓋以朝夕哭既止於几筵而猶行於墓為非也然几筵則有朝夕上食哭雖止朝夕哭哀有所展情亦可誘至於墓所而廢此則是都無事也誠有所不忍也曾稟於慎老則以為古無明文不敢創定是非然孤哀則依前不廢而不能無徑情之嫌伏乞裲

停情文詳示從違之決如何耶練後几筵朝夕之拜省禮文所無而退溪以為可行世俗亦多行之第老先生之意則以為三年有朝夕常侍之義故未練朝夕哭而無拜禮則練後似亦無拜故家禮不言也孤哀則從退溪說行之然硬行先正未定之儀亦甚不安未知如何並望商教

答尹吉甫

伏承惠書謹悉多少示意第聞頃遭喪戚為之驚歎孤哀為看石事久處墓下大淆之餘生意蕭然奈何孤雲更無變迁之議則亦是幸事日月之退有朱子

已行之迹雖非正禮不無可據至於申時於事大不便如此不大段事主人亦豈大執耶别紙即者来自濠上而来价皆書未及細看耳諡狀濠丸草定則雖不敢與議如有奉禀之端則敢不唯命

答尹吉甫

伏承下書恭審近履哀感且慰昨聞石寓染癘復蔓鄙女許令歸此憂癘之餘私幸多矣下詢節目僉尊想與講討歸於善美顧此荒迷垂死者何敢與議耶所記言行反着不覺神動涕墜孤哀曾承教示亦欲如此矣旋記先生嘗教以憂中文字為之不如不為

故不敢違而又思僉尊終不鄙棄因僉兄所成商量
猶可效其區區萬一頑喘得延則俟一二年為之未
晚也感録以醜規則或有未安處早晩奉對或可禀
承也

答尹吉甫

在沃禘承辱札比歸墳廬恵書遊下哀感且慰不知
所諭孤哀視息苟存近以從姪基孚病瀕危死累日
奔遑仍致感寒方此深臥耳下詢齒爵吉祭兩說考
據該廣論議精博以此謏聞何敢窺闖㦲茀具別紙
以俟裁正耳孤雲極欲於草宿之前一往哀省而病

状如許未能必其早晩来示似有自彼見訪之意不敢望而尚有企幸之心也

答尹吉甫

屢承恵書哀感無已此亦修謝入禘得徹座下否孤哀所患無甚疾痛只是粒不着口着亦不能呑下故廢不相近已二旬蓋縁去冬寒疾大汗真元都脫而然目醫藥罔效只當束手待盡而已紀譜通編真是儒家之至寶直恨奉告之晩也畧籖若干處以呈更令大哥諸人檢理以示如何如何妻服杖禫尋常起晦然若以家禮子不爲母期則無難處矣聞久患小

瘉想今已去矣

答尹吉甫

禘中伏承手書尋玩無數苐審小瘡須费爲之奉慮
大哥日夜相守裒朽精力亦能牽勉而有所課程似
争十来年独陋何幸何感紫雲文字及燔埋諸事當
於外城練日一一面禀鄙家禪事若出其後則過後
趂即拔出自弥雲轉就一處與大哥爲旬月計目大
槩此事徽報於權兄使之預爲入思如何

答尹吉甫

曾自明兄禘到手札甚慰戀菀之懷即惟兄履珍衛

小癤想已底平久矣弟所上文字難保即允日夕憂慮曾見炭副此事當徧到遂頭在綱者不須羨繞林飛也呵呵此事出塲病亦少可當踐前言或遯院或孤雲無不可未知造物者俾成此志否耶別紙當自明所報上日面命之日此論多不相契此兄新見又未知如何也

答尹吉甫 丁酉

頃日一書自何來到披慰不可言但有超然獨善不使人追拚之意似非武夷鵝湖氣象未知兄比讀何書作此家計耶呵呵聞兄又蒙新命想不免少撓此

視天子不聞名聲者兄之苦亦不占第一頭矣極好
笑弟病苦垂死數旬之中四被異恩此間悶迫何可
勝任恨不得拜床以受明誨而不迷於所從也凉衣
呈納領與幅巾革條二帶並未成日侯彼中造成而
還之如何

尤菴先生後集卷四